# 通志堂經解

ロ仁12
1411
328

春秋諸傳會通序

傳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詳而義疎公穀義精而事略有不能相通兩漢專門各守師說至唐啖趙氏始合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爲主陸氏纂集已爲小成宋河南程夫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與義眞有以得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啖趙良有以也高宗紹興初武夷胡氏進講篤意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案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方今取士用三傳及胡氏誠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陳氏後傳張氏集注皆爲全書學者所當考而孫氏之發微劉氏之意林權衡呂氏之集解與其餘諸

家之議論亦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雜有非初學所
能備閱者余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心勞
力耗舊所記憶大懼荒落而又竊觀近來書肆所刊
此經類傳雖多或源委之不備或去取之莫別不能
無憾於是不揆譾陋盡取諸傳會粹成編先左氏事
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
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貫乎斷也陳
張並列擇所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成說及諸傳記略
加梳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謂之春秋
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訓子弟耳非敢與學
者道也邇年頗有傳寫者弗克禁而豐城揭恭廸
取而刻之梓亟欲止之則已成功矣書來求序拒之
弗可且念其力之勤而費之重也姑識于卷端與我
同志尚加訂正焉至正九年己丑七月朝後學廬陵
李廉謹書

# 春秋諸傳序

盧陵進士李廉輯

## 左氏傳序

晉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

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
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
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
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
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
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
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
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
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
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

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
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
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
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
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
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
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
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
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
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

君命舍族尊夫人梁氏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

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絶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胙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

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公羊傳序　漢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數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穀梁傳序　晉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

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盈縮川嶽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譏興夫婦之道絶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政蓋譎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雨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廼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刻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賛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絶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

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
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
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
内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
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
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
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内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
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
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
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
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



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絶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
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或未當安可以得
當之難而自絶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環望碩儒各
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
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辨訥斯蓋非
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
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
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
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没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
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
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

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頹甫薨基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隆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程子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





成地道乎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必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贅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接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癸未四月乙亥河南程頤正叔序

## 胡氏傳序

宋胡安國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

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襃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

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案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胡氏進春秋傳表



伏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辭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本夫周室東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平王末年王迹既熄故春秋作於隱公之初逮莊僖而下五霸迭興假仁義而行以推戴宗周爲天下之共主號令征伐莫敢不從其文則史官稱述無制作之法其義則以尊周爲名而仲尼固曰丘竊取之矣霸德既衰諸侯放恣政在大夫專權自用官及失德寵賂益張然後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皆馴致其道是以至此極耳仲尼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自以無位與時道不行於天下也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雖祖述憲章上循堯舜文武之

道而改法創制不襲虞夏商周之迹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與簫韶九成百獸率舞並載於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穎鄗我周邦與六服承德同垂乎周史此上世帝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之以示後世使鑑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祇肅之意若事斯語若書諸紳若列諸座右若几杖盤盂之有銘有戒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脩省及其既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措之天下則麟鳳在郊龜龍遊沼其道亦可馴致之也故始於隱公終於獲麟而以天道終焉比於關雎之應而能



事畢矣書火於秦賴諸儒口相傳授及漢初與張子房爲韓滅秦以明春秋復讎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爲義帝發喪以暴項羽弒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學士大夫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過於春秋之時其效亦可見矣粤自熙寧崇尚釋老蒙莊之學以虛無爲宗而不要義理之實殆及崇寧曲加防禁由是用事者以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默不敢言而慶瑞之符與禮文常事則詠歌贊誦洋洋乎盈耳是與春秋正相反也侈心益縱至夷狄亂華莫之能遏豈不痛哉陛下天錫勇智聖德日新嗣承寶位於三綱九法淪斁之後發於獨

斷崇信是經將以撥亂世反之正聖王之志既自得之又命臣下有能誦習其書者使訓明其義而臣以荒蕪末學榮奉詔旨輒不自揆罄竭所聞修成春秋傳三十卷十餘萬言上之御府恭惟肅將天討之餘萬幾之暇特留宸念時賜省覽取自聖裁鑑天人休咎之符褒賞罰是非之實懋檢身之盛德恢至治之遠圖式敘邦經永康國步

陳氏後傳序略　宋樓鑰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傳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桓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檮杌春秋皆東遷之史

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救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于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皐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習見三家之所從始



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當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爲祭舉祝鮀之言爲證此尤爲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爲經而作

惟公以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
力章言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近明
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言謂君子曰者
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文非必皆合於春秋
或曰後人增益之或以凡例義淺
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
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
終篇多無傳疑有佚隧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
止齋游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興殄瘁之
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
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閼逢閹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樓鑰序



廬陵進士李廉輯

一所編諸傳止以左氏公羊氏穀梁氏胡氏陳氏張
氏六家爲主蓋六家皆全書故也

一左氏專用杜預注公羊專用何休注穀梁專用
范甯注及正義與疏並不參用他說庶不誤引

用

一程子及諸家說多附見謹案之下蓋以無全傳
難並列也

一所編本欲並見諸傳異同故凡繫釋經無大舛
僻者皆錄其有倍禮傷義決不可從者略疏於

謹案下而辯之

一其三傳有難繫於經文下而關於經者別附錄庶不紊雜經注

一其三傳義理異同者略疏其是非於謹案下大率多以胡氏爲主皆依先儒成說並不敢臆斷

一此經大槩在屬詞比事故於例之異同事之首尾或辭同而事異或事異而辭同皆通經提掇大意使前後貫通一事之疑一字之異皆發明之並用先儒議論

一所編諸傳務欲撮其精要故未免裁剪刪削然所去皆浮詞至於確實之語無一字敢棄其注疏中間有一句一字之精者亦采錄無遺

一經中地名人名等有關經義者注之餘不錄

一經傳中制度合考究者並詳考於謹案下

讀春秋綱領

盧陵進士李廉輯

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案此孔子脩春秋之本旨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又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

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案此孔子假魯史以寓王法之意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案此孟子發明孔子脩經之大旨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樂則韶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案此孔子脩春秋之大用也

史記曰孔子脩春秋筆則筆削則游夏不能贊一辭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　程子曰春秋聖人之用聖人之用全在此書猶法律之有斷例也乃窮理之要　又曰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謂權義也時也又曰後世以史視經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

案此諸家發明孔子脩經之大旨也

易泰卦曰内陽而外陰内君子而外小人　坤上六文言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　否上九曰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剥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

案此春秋尊君抑臣外四夷存中國之意也

書皐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孟子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矣　書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舜典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案此春秋公賞罰嚴恕之意也

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　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又曰管仲之器小哉　孟子曰五伯桓公爲盛　又曰五伯假之也　又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　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又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邵子曰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不先治五霸之功過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矣

案此春秋子奪霸者之大意也

禮運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刑仁講讓示民有常是謂小康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案此春秋志大道待衰世之微意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又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又曰畏天命畏大人　又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　又曰徂豆之事則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又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　又曰季氏八佾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　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案此數條皆春秋正名分謹盟誓畏天愛民

討賊慎戰明禮樂之大義也

趙子曰春秋綴敘之體有三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盟會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脩經之時悉皆不書所謂常事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此二事也慶瑞災異及執殺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並非常之事亦史策所當載夫子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

案趙子此條論夫子脩經之大凡頗詳要故



胡氏曰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又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又辭同者正例也辭異則其例變矣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惟窮理精義以學春秋者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也

案胡氏此條論春秋正變之例

胡氏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公穀

釋經義皆密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
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
後代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授寖失其眞故事多
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焉
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
春秋之弘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汨於僻說愈晦而
不顯矣

案胡氏此條論三傳取舍之義



案　杜氏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宣子所見蓋周之舊典也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不改也案三統曆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何氏休以爲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舊以爲獲麟而作九月書成春作秋成故云春秋非也莊七年傳曰不修春秋則孔子未修之時已名春秋矣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

案　春秋名義三家說同而杜氏錯舉四時以爲名之說爲當

案　杜氏曰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本意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今麟出非時聖人所以感也絕筆於獲麟一句所感而起因以爲終也始於隱公者以平王東周之始而隱公讓國之賢君也遭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乃作春秋九月經成何以始乎隱之後得端門之命據得麟乃作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人道浹王道備

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太平以瑞應爲效也

穀梁 昔周道衰陵孔子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日延因魯史修春秋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先王之道既弘感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絶筆焉

胡氏 孟子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然惠公初年周既東遷風俗猶有存者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侯猶來朝列國猶有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以天王之尊下賜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人望絶矣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哉又成而麟至聖人先天而天弗違也

陳氏 春秋非始於平王始於桓王也繻葛之敗彝倫攸斁春秋所以作也故終鄭莊之篇皆特筆

案 春秋作經之始終胡氏託始之說本孟子文成麟至之說本穀梁感麟而作公羊杜預之說同獲麟而止公羊穀梁之旨異蓋公羊以爲因麟而修經經成道備托言太平瑞應故就以爲止穀梁則直以爲經成而麟始至爲少不同耳後世又創爲先得白麟之語不經甚矣

## 隱公

名息姑諡法不尸其位曰隱在位十一年

左氏 魯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十二世至惠公惠公元妃孟子無子繼室孟子之姊聲子生隱公後又娶宋女仲子生桓公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惠公奪桓公嫡而立隱公即位而奉之

案 左氏謂惠公欲立桓公故隱公自以爲攝位然仲子既非適則隱公居長不得謂之攝也



## 元年

左氏 注 因魯史作春秋故以魯紀年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

公羊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穀梁 元者氣之本善之長人君當執大本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

疏 元者氣之本善之長人君當執大本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乾元資始天之用也坤元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而遠近莫不正矣舜紀元日商稱元祀此經書元年亦述而不作者也元即仁仁人心也雖三名其實一物語元則隱語心則顯

陳氏 惟王者然後改元諸侯改元自分王以前未有也以周語及竹書考之則諸侯之作史改元皆出於共和之際史記魯眞公十四年齊武公九年宋穆公十七年晉靖侯十七年楚熊勇六年陳幽公十二年始記厲王奔彘則紀年所由起也

案 體元之說四傳皆同獨諸侯不得改元本何休說而陳氏因之然何休則以爲王者然後改元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稱元而陳氏直以爲魯僭改元又不同矣胡氏云若謂諸侯不當改元則當書四十九年正月豈聖人經世之意哉故當王杜氏○又案胡宏曰首年之義恐不可泥於一說諸侯奉天子正朔便是一統之義有事於天子之國必用天子之年其國史紀政必自用其年不可亂也聖人於元上見義若諸侯無元則亦不成爲君矣如元亨利貞乾坤四德在他卦亦有之不可謂乾坤方得有元他卦不有也此可以釋惟王者改元之說矣○又案程子謂元年只如人家長子稱大郎此雖微異亦通

# 春王正月

【注】周正月

【左】王周正月建子正月子月也

【傳】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執謂文王也王正月大一統也【注】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昏斗指東方曰春文王周始受命之王也故假以爲王法【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今萬物無不奉之以爲始故言大一統也【集說】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胡氏】周正建子則冬十有一月也商以丑爲正而即位書十二月則月不易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則曰王正月蓋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不敢專也故程子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立以義耳加王於正大一統也正次王王次春四字乃聖人立法創制非魯史之舊文也【陳氏】以夏時冠周月非周之舊典也西周之史言時皆夏時如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之類是也言月矣

【張】此所謂春皆周月如康誥三月召誥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夏之類是也未有以夏時冠周月者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古者諸侯無私史至東遷後國自爲史不惟改元又改曆矣夫子修春秋每書王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程】春秋之初諸侯猶有朝聘之禮魯史固有月日以赴告之而策書之史則有時有不時蓋有國之大事則赴以月日而策書之以時小事則赴以時而策書之以月或不赴則不書此史之常法也【趙】春秋之初諸侯猶有朝聘之禮魯史固有月日以赴告之而策書之史則有時有不時蓋有國之大事則赴以月日而策書之以時小事則赴以時而策書之以月或不赴則不書此史之常法也【趙】春秋之初諸侯猶有朝聘之禮魯史固有月日以赴告之而策書之史則有時有不時蓋有國之大事則赴以月日而策書之以時小事則赴以時而策書之以月或不赴則不書此史之常法也

【案】春王正月三傳皆無明文左氏以正月爲建子得之矣而略於春字之義何氏以斗指東方爲春得之矣而略於正月之文至穀梁則



皆無論焉其於祭下曰烝冬祭也春興之志不時也似以春爲建寅之月然亦未嘗明言之漢唐孔氏諸儒則直以周孟春爲建子之月矣至宋諸公始有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故程子以春秋書春爲假天時以立義則是十一月本非春但聖人虛立春字於正月之上以示行夏時之意胡氏因之而朱子亦曰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如此說方夏時周正二義並行而不妨近世有不主胡氏者以爲東遷之後天子不協時月侯國不奉正朔故魯亦改曆以十一月爲春夫子因而書之以罪魯之僭擅天紀此亦陳氏之意也其說無據不可從但如胡氏說則經有不書月而止書時處又誠有事與時差兩月之疑矣獨張氏用劉歆說則見於陳寵傳甚明白蓋武王改月時就改十一月爲春也朱子又曰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疑是元改作春正月此論疑可通今備載

【又案】陳寵傳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二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近世新安陳氏所謂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是也據胡氏說則周時與月皆未嘗改此四字乃聖人新意今亦未敢強爲之說備錄以俟知者○【又案】前漢律曆志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爲月後二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子月明日壬辰至戊午二十八日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日癸亥至牧野此與武成秦誓曰月時日皆合亦足以見周自武王滅商之日即改月而史就書爲春也○【又案】謝氏曰元始年也人君以德教養天下始於是年與元氣發育萬物

不異故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正始月也人君以政率天下正天下始於是月故年之一月謂之正月有德然後有政有年然後有月故聖人以元起年以正起月

附錄 即位 不言 左氏 攝也 注 假攝君政不脩即位之禮故史不書于策 公羊 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欲平國而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言公之不取爲公將以讓桓也 穀梁 位成公志也言君之不取爲公將以讓桓也 胡氏 國君踰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事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今隱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叛已以立而自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總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案 公羊所謂諸大夫叛隱而立之之說則是而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之說非穀梁責隱公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則是然又不知隱公之立亦非父命也左氏說已見前○又案 胡氏謹始例春秋十二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惠公本欲立桓則隱無父命閔有子般之亂僖因閔公之亂則閔僖皆無父命既無父命又不請於王故削其即位不予其爲君也此與衛晉書立齊小白書入同義文成襄昭哀雖無王命而父死子繼承國有名得書即位穀梁所謂繼正即位是也此與



書子同生罪陳乞弒君同義桓宣二公亂倫失正則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定之即位在六月不可不謹皆特筆非常例比

附錄 統之義 公羊 注 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而成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二月三月皆有三者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所以尊先聖通三統

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矣

案 春秋諸公首年皆具元年春王正月惟定公不書正月定無正始也書春王正月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而皆繫以王者存三統也此書春不書月者九十六事在所略不必書月也春王月不書王者十春二月不書王者三桓無王也無事亦舉首時者四時具然後成歲也隱公十年無正者隱不自以爲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之當立也

##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 注 能自通於大國變好息民故貴之 公羊 味此私盟之始 穀梁 蔑魯地公羊作昧 胡氏 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

我欲之雖不得已也儀父者邾婁之君也曷爲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始與公盟也此其可褒奈何漸進也注凡書盟者惡之爲其約誓大甚今春秋假新王於魯此直善其盟也穀梁及者何內爲志焉爾儀字其慕新王之義非善其盟也胡氏魯侯爵而稱公臣子之詞我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爲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惡隱公之私也陳氏特相盟也特相會盟不書惟內悉書之書及外爲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而謹善惡之首也夫繼好息民固有國之當然而殺牲要神則非爲人上者相與講信修睦之道故書公及以譏之而魯邾之好卒不能久成矣

案邾爲附庸左氏穀梁皆同但二家皆以附庸例稱名爲例故或以爲貴之或以爲美稱不知首開私盟之端何美之有及字之義三家皆同然但知子儀之爲美稱不知罪公故疏公羊者遂以爲汲汲於善事矣且既知春秋惡盟甚而又不敢言褒儀父之非於是以爲善其慕新王之義愈失之矣故胡氏發中國附庸稱字之例則儀父非褒辭而與蕭叔例合以及字罪公蓋用杜預即位求好之說豈非隱公之立上不請命內不承國亦待茲盟以自安邪○又案魯邾之盟五葵趣猶出於公侵祥拔句繹皆出於大夫此世變也又案稱字例胡曰王朝大夫例稱字中國附庸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案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

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又案儀父既爲字而祿父行父林父又以父爲名趙子亦以爲名然孔父則二傳皆以爲字胡氏獨以爲名要之不可一論也

##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莊二十二年○鄢趙子曰當作鄢蓋自鄢至共爲便路若南至潁川鄢陵即不當奔共注言出奔共國名

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辭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克之者何殺之也大鄭伯之惡也段不稱弟當國也注言段本欲當國爲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穀梁克者何能也能殺也殺世子母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也段失子弟之道矣其母弟鄭伯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注言去已遠矣猶追殺之何異探其母懷中之赤子而殺之乎胡氏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爲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弟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鄢操之爲已甚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曷爲縱釋叔段移于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之時嘗欲立段爲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國君嫡母主乎外段弟多才處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大叔屬籍當絶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養善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前刁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爲公不可以私亂也

陳氏　克勝也以千乘之國勝其弟云爾先君之子稱公子必篡君若爭國而後但名之恊吁陳佗之類是也段稱弟則疑於侯伯稱公子則疑於儕寇

案　春秋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與晉侯殺世子申生宋公殺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佞夫同例但彼則直惡其君今段亦凶逆故上書鄭伯下去其弟以交譏之○

案　此書克與弗克納○

案　責鄭伯相對故穀梁以此爲大鄭伯之惡彼爲大其弗克納二克字正之說諸家皆同但左氏穀梁與程子胡氏能原其志而誅之公羊但責其親殺已非經旨況今其多與而使執政殺之此可待於真有罪者而非可用於養惡之鄭莊也

##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案　緩且子氏未薨

故名

注　宰官咺名也天子大夫書字今惠公久薨仲子未死一則贈死不及尸一則豫凶事故賵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

案　爲以官氏宰士也仲子不稱夫人桓未君仲子微也

胡氏　春秋以天自處繫王於天爲萬世法家宰稱宰咺其名也王朝上中士書名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優人道之大經拂矣大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而承命以賵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前賵仲子則名家宰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陳氏　歸賵蓋命之也其曰惠公仲子者修春秋之詞也

張氏　春秋加天於王之上見天子當奉若天道而行天之命也凡春秋之書以尊者而貶從卑者之例必有大罪極惡而後加焉不可以常事觀也

案　王臣稱例胡氏曰周大夫不名書人陳氏曰周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卒名之舍是無名道矣則咺之書名諸傳皆貶也但杜氏以爲天子大夫則王朝大夫至魯多矣何以皆不書官公羊以爲中士以官錄謂以所繫之官録之則不應與宰周公同稱宰趙子又以爲只是名氏如宰予之類則此經爲無貶矣皆非也○

案　程子曰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之○

案　春秋有惠公仲子僖公成風左氏及公羊皆以爲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於是胡氏因之其義最精至穀梁又以仲子爲惠公之妾則大失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胡】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注】宋稱人微者也魯不稱人者自內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國則與可知【全】執及之內之微者也【注】宋稱人微者也魯不稱人者自內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國則與可知【纂】【胡】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此志者有宿君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玉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大史藏其約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爲善又況私相要盟言慢思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宋人盟矣尋自畔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陳氏】盟之端見矣【案】魯宋之交始此而離於六年之輸平○【案】凡盟不日內止書及者凡八萬僕姑父荀庚良夫卻犨向戌上皆書日者諱公之盟也穀梁是矣宿盟之爲微者諸傳皆同獨趙子以宿爲諱公與大夫盟女栗爲諱公與天子大夫盟而通之于齊翟泉之例爲不同耳是蓋不知甲者盟不日之說也○【案】地以國者宿鄧曹齊邢宋之盟而信一十七年之盟宋則宋方受園必不能供地主之禮亦以宋地者不嫌也且其書宋則無以見其會圍宋諸侯之罪也若穀以宿爲邑名又非矣【又案】禮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故春秋以二人盟爲離盟三人盟爲參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左】非王命也【注】祭伯諸侯爲王卿士【穀】者祭國伯爵也非王命故不稱使【公】來者來朝也弗謂朝何也內外交故常與朝也聘弓鍥矢不出竟揚觶之酌也【胡】直書曰來不予其朝也【案】然者杜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賤而不予正其本也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討祭伯不能詔王正典刑而遠來朝之非阿私乎【陳氏】來未有無辭者無辭以爲稱則但書來祭伯無天子之命而私交故與介狄同文【張氏】書祭伯來所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然故特去其朝以存內外之防也【案】蔡伯書來諸傳皆以爲朝而公羊獨以爲奔祭伯書伯諸傳皆以爲爵而公羊獨以爲字啖子又以爲寰內諸侯例稱字若以伯爲爵則毛伯召伯榮叔祭叔是向爵乎遂以伯爲字此皆其不合者也左注是○【又案】春秋有祭伯又有祭公祭叔杜氏於祭公則曰諸侯爲天子三公者徐邈注穀梁又以祭叔爲祭公來聘則意以祭叔爲祭之大夫范氏既以叔爲一人而無所據豈非伯者本爵公羊疏遂以公爲爵伯爲字而以爲一人而無所據豈非伯者本爵公羊疏遂以公爲而叔者祭之大夫乎始存于此以俟續考○【又案】春秋止書來者七祭伯寔不與其朝介葛盧白狄皆不能朝祭叔不與其聘祭公仲孫皆無詞以爲稱餘婦人歸寧書來不入此例

公子益師卒【左】衆父平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注】卿佐之喪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公】何以不日遠也【穀】隱之情遠故不日【胡】不日卒疑也【張氏】公子益師卒不日疑也【陳氏】不日卒疑也【案】不日卒疑也【又案】春秋之初史法不備故不日卒者多疑之也

穀梁 大夫日卒正也 胡氏 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者貴戚之卿也不書
不日卒惡也 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二不日公羊以爲遠然
公子遂書日穀梁以爲惡然公子牙季子孫意如書日左氏以爲公不與小
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于內而公在
外皆書日三家之說皆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案 程子曰不書官者當時不請命於天子故不與其爲卿○又案
此條胡氏辨甚當但經書內臣三十二人惟益師無駭俠得臣四人
不日又似
不可曉

附錄 公羊三 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 汪 所見者謂
時事也所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曾時事也所傳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
義有淺深所見之世恩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己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
申季孫意如卒是也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
罪者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所傳聞之世高曾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
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
之中用心尚粗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
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
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
十一年晉侯會狄襄二十一年邾黑肱來奔是也所見之世著治太平
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



魯多仲孫何忌是也
公此例又見成宋亂下

案 此段分三世大意本可通但注引證皆鑿 又案 朱子曰公不書
即位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夫婦之事也及邾盟劉友之事也克段兄
弟之事也開
卷人倫便在

##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此外交之始

內務恃外好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距去者勿追 胡氏 戎狄舉號外之也內中
也 其所也正朔不加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穀梁 會者外爲主焉爾知者慮我者行仁者
國之重不修政事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
以陪僎夏之階

案 春秋書公會四十有六皆諸侯之會也獨會吳蜀會
戎異詞趙子曰凡戎狄不書爵號而君臣同詞是也

附錄 春夏不 穀梁 因書王月 案 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記
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
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屬於月文表年始事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黷者
此皆放此惟桓有月無
王以見不奉王法爾

##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向皆小國穀梁以向為我邑○此入國之始 左氏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注 將甲師少稱人弗地曰入 全 入者何得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非王事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具事直書義自見矣 集 書人例有四合一國民庶而稱人則衆詞也興兵討伐而稱人則貶詞也甲者名亟時不貴而稱人則微詞也以貴者黜去名爵而稱人則賤詞也春秋有一字而通諸例者此也

## 無駭帥師入極

極附庸小國 左氏 司空無駭入極費庚父勝之 全 庚父費伯也前年費伯城郎今因得以勝極 注 諱滅同姓 穀梁 故繕之也 胡氏 無駭不氏未賜族也 集 春秋之初魯有無駭俠鄭有宛詹紀有裂繻猶有未命大夫也 集 無駭不書氏杜氏胡氏陳氏皆以為未賜族公羊則以為疾始滅穀梁則以為賤滅同姓以左氏隱八年賜氏之說考之則公穀為無據矣○ 集 春秋周兵書入左氏公羊胡氏義相通其我入彷不入此例書入二十七內入六外入二十一

##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杜曰庚辰七月九日 左氏 戎請盟 胡氏 此益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春秋謹於華夷之辨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猶中國則進之復則舊貫之而與戎狄耿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係日而前此蔑不日宿不日後此密不日門不日獨盟于唐書日者謹之也 穀梁 凡公卿之月與日以其相與約信或尋或寔皆考於此固有國所尤謹也 附錄 書日例 全 諫 若尊者之盟則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若其微者不問信與不信皆書時 穀梁 凡公卿之盟皆書日卑者之盟不日外盟不日公卿盟不日者渝也 集 二家於尊者盟書日之說相反卑者盟不日之說相同以齊桓盟多不日觀之則公羊稍長

##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復緰左氏經作裂繻 左氏 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 全 何以不稱使卑禮不稱主人為養廉遠恥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不親迎也婦人謂嫁曰歸 穀梁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胡氏 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而親迎也夫婦人倫之本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賵以譏亂法書

履緰逆女以志變常衆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從其稱無譏焉爾

集公羊女在國稱女紀履緰入國稱夫人臣子之詞也又曰婦者有姑之詞僖二十五年傳是也○文案譏不親迎穀梁胡氏說同獨陳氏曰內女爲夫人凡入見於經未有來逆者書逆紀伯姬吾女遭人倫之變者也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問不及焉故詳之也此說亦有見又曰內女爲夫人皆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齊子叔姬不書歸鄫伯姬不書歸杞叔姬不書歸皆遭出也湯伯姬不書歸非君夫人也○文案莒慶高固之來逆不稱女非君逆也稱婦姑不當自逆也

##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左氏作紀子帛莒以爲裂繻字也

公羊無聞焉爾

胡春秋之初大夫恒稱人必有好事于諸侯則書其大夫已命字之未命名之各以和解之子帛爲魯繼好息民故比之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志尊之大義削之而非缺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賜葬成風王不書天子葬楚之君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之類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也闕疑而愼言其餘可矣

##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邾君之妻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不書葬以明順也

公子氏左以爲桓公之母即仲子也公羊以爲隱公之母則聲子也程子從穀梁胡氏因之

胡隱元年鄭取廩延鄭共叔之亂也治之亂也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爲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豈可通矣

## 鄭人伐衛

穀聲罪致討曰伐潛師入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繞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惡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久右之曰以作誌其事實

胡凡兵謀自晉陽處父始

集用兵例胡氏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入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繞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惡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久右之曰以作誌其事實

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詞爲君隱也左氏曰有鍾鼓曰伐無曰侵春秋書齊侵蔡晉侵楚皆用大師若無鍾鼓何以行乎左氏非也公羊曰揔曰侵精曰伐是以深者爲精淺者爲揔案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伐師乃不深入者多矣公羊亦非也穀梁又以芭人民毀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案齊桓伐楚不戰而服初無斬木壞宮之舉穀梁亦非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杜預以長歷推是二月朔不書朔史失之

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則食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 **注** 異者 **穀梁** 日行有常度矣然每君子忌之 **胡** 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皆或妄婦乘其夫或臣子皆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徵也

**葉** 日食例春秋三十六胡氏取穀梁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此例二十七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蓋盡朔一日至明日乃食是月二日是也此例一桓十七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此例六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既未之復也則知其夜食矣此例二莊十八僖十五公羊曰某月某日朔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謂二日食如此年二月己巳食是也失之後



者朔在後謂晦日食如莊十八年二月食是也二說惟穀梁精食之說徐邈以爲皆前月晦蓋以己巳爲二月晦則三月不當有庚戌宣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皆前月之晦也然正月晦冠以二月者蓋文會之正必王於朔今雖未朔而著之此月則以正其本亦猶成十七年十月壬申而係之十一月也取前月之日而冠以後月故不得稱晦知非二月晦也今案徐邈說甚明而范氏於宣十年四月丙辰下注云己巳在丙辰晦之下五月之上推尋義例當是閏月則又直以爲本月之晦與徐說不合要之再舉徐說以辨之遂成二義耳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前春秋四十八年即位在位五十一年桓王立左氏以爲實王戊赴以遠日欲諸侯速至 **胡** 春秋十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未嘗書葬赴告雖及魯亦會也莊不志葬赴告及會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往也諸侯爲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公來訃而隱公不往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 **葉** 胡氏不書葬之說本杜氏公羊以天子不記葬者失之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氏經作君氏 **公**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子疾其未則正其木因其卒絕之 **胡** 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家父所刺作君氏何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注** 君氏乘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

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志世卿非禮爲後戒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

案 尹氏之爲天子大夫公穀皆同而左氏經文書君氏竝遂以爲隱公之母聲子也言隱公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不敢備禮於其母不赴于諸侯不祔于姑所以不言薨不言葬不書姓特爲公故書君氏以別凡妾也張氏以爲於義例皆無所據故胡氏不取○又案春秋書氏有武氏崔氏公羊皆以世卿爲譏胡氏則以崔氏爲舉族皆奔此義稍異

##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此來求之始

聽於冢宰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魯不共王喪致令有求經有文以示不敬不書使當喪未君也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

穀梁 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得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文譏之

胡氏 不稱使當喪未君非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

案 經書來求者三武氏子毛伯皆以當喪未君故不書使桓十五年家父之求車雖稱王使然諸侯不貢車服所求非所當求也

##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氏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宣公舍與夷而子寡人寡人弗敢忘請子奉之以主社稷使公子馮出居于鄭穆公卒殤公即位

胡氏 外諸侯卒國史來告而後書或日或不日謹則書日漫則書時或名或不名者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贈賄宋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大夫曰卒邦君而書卒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有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

案 宋鄭之爭始於此因四年宋殤會三國伐鄭爲公子馮之在鄭也五年邾鄭伐宋其冬宋圍長葛六年取長葛八年盟瓦屋而不能成十年于防中丘之師鄭又挾齊魯以報宋雖鄭莊之奸雄然亦始因宋穆忌馮之一念啓之也卒至與夷見弒然後已焉故公羊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然公羊不責殤公之忘克而反責宣公之推讓非矣

##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地○齊僖公十一年

盟在春秋前

胡氏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

故於民而民敢設人作壇言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此禮記周豐之言孔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來朝會盟則書而不削者其諸以是爲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乎故凡書明盟者惡之也 陳氏 齊鄭合也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然後書苕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之無王鄭爲之天下之無伯齊爲之是故書曰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曰齊鄭盟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夫子作春秋於隱桓莊之際惟齊鄭多特筆焉於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焉

案 齊鄭之交始此當是時鄭莊以小人之雄因日是春交質之故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始欲挾公子馮以謀宋而宋魯之黨方固無間而入因齊僖有小伯之志於是黨齊以伐宋矣此石門爲東諸侯合黨之始而實齊伯之聲興也左氏於是年首序周鄭交惡之事亦爲有見于此王伯消長之機不在絃乎

癸未葬宋穆公 胡氏 外諸侯葬因曾會而書或日或不日者備則書有弱其君而不葬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有討其賊而不葬有怠於禮而不葬略則書時或葬或不葬有故不葬有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四年春王二月苕人伐杞取牟婁 此伐國取邑之始 尹氏 外取邑不書始取邑也 注 据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 穀梁 而志之也 注 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取伐以彰其惡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陳氏 外取邑之初猶以取邑不書自隱以前則書之曾爲書亡春秋諸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 張氏 情力兼并之也 案 取字例胡曰悉虜而俘之曰取取師于雍丘于鳥是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郜鼎之類是也取者收奪之名取牟婁長曾之類是也此三例亦略相通矣然濟西汶陽很故田而亦曰取何哉苟不詰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也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左氏以取爲易又曰不用師徒則宋取長葛連兵經年何易之有故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穀梁作祝〇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無月 尹氏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完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弗聽桓公立十四年州吁弑桓公而立 公羊 氏當國也 穀梁 也弑而代之也 注 凡非正嫡則謂之嫌 胡氏 此公子州吁也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待州吁不以賤妨貴少陵長亂何由作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以衛詩緑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

以國氏著後世爲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張氏〕不稱公子惡逆之首去其屬籍以誅之也

〔案〕春秋公子弒君者五商人歸生比比皆書公子獨州吁無知以國氏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此書遇之始〔左氏〕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遇于清〔注〕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全〕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遇禮爲朝天子若罷朝宰相遇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數起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言及者起公要之明非常遇也〔穀梁〕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注〕內爲志非不期也〔胡氏〕遇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約比於不期而遇者三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四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爲莫適王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案〕纂例六遇清合魯濟皆書公及內之遇也二垂梁丘皆以爵刻書外之遇也而胡氏獨以爲外遇四以爲乖姬鄫子則當在內遇例以爲挑丘則本以會出恐又不當同於簡禮之例穀梁於此傳曰遇者志相得也蓋因桃丘弗遇以爲志不得相遂爲此辭則當從桃丘公羊注曰遇例時而疏者引六月季姬遇鄫於防以爲書月甚惡之則又當從防篇未詳所指也今胡通例定以遇防爲外遇然及字又同於內遇之反且季姬鄫子何得以尊卑言之要之只纂例是

##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諸侯會伐之始〔左氏〕宋鄭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怨於鄭據二年之伐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故四國伐鄭圍其東門〔穀梁〕春秋之法誅首惡與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五日而還〔胡氏〕何也前書州吁弒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脩怨勿論可也而隣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可但已乎聲罪致討難先發而後聞可矣宋鄭不恤衛有弒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爲也故以宋公爲首示誅亂討賊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爲惡者孤矣

## 秋暈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公弗許固請而行書曰暈帥師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全〕暈者何公子暈也〔注〕據暈以不義強君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叔老會伐許不貶暈以公孫升爲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況暈已王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誅之於早罷其兵柄猶使帥師是以及鍾巫之禍故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若

曰軍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也孔子曰言之重詞之複烏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大義存焉四國合黨軍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弒君之賊强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陳氏　書之復書之終春秋纔一再見焉特書之法嚴矣

附錄　陳氏三例

陳氏　春秋有達例三有同號者焉有同辭者焉有同文而後見於文以同文爲猶未也而至於變文則特書也

案　春秋書內大夫會伐者公軍溺皆貶詞單伯得臣歸父僑如叔豹叔老之無貶者偷合也

終隱之篇貶之然軍未弒有言帥師而軍兩言帥師蓋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君者矣

胡氏　州吁未能和其民石碏曰王覲爲可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請即圖之陳人執

公羊　稱人者何討賊之詞醜貶殺州吁于濮

注　明人人得討之也于濮者幾失賊也

注　討賊例時衛人不能所以廣忠孝之路

穀梁　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衛人不能即討致令出入自恣謹其時月以著臣子之緩慢也

胡氏　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于濮見衛人聽變文稱人則是擯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也故曰責詞其

殺州吁則石碏謀之而使右宰醜涖之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之心亦夫人所得討也故曰衆詞公羊之義是矣于濮者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大州吁二月弒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陳氏　東遷之初國猶有臣子也公子初弒君擊鼓作於國中一踰年卒討之故合五國之衆不能定州吁而殺于濮見衛之有臣子也

案　春秋討賊書人例六州吁無知陳佗徵舒蘖盈良霄雖非弒君而皆叛逆之臣故書法同晉里克弒君而惠公殺之不以其罪故不予以討賊楚比弒君而棄疾殺之亦非正故不成其爲賊商臣弒君而齊人殺之不得例於討賊楚般弒父而楚子殺之亦不得例於討賊蔡

##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宣公

不書　立者不自立也稱人以立

公羊　衛人立晉衆也

注　善其得衆故入

賢得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予正不予賢

穀梁　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其立之非也

注　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

左氏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書曰衛人衆詞立者不自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

陳氏　衛之臣子可以討賊不可以置

君州吁爲儉而晉受之上無天子下無君父是亦爭國而已矣繼故未有書立者賊不討君不葬譏不在立也必若衛人賊討君葬然後可以書立矣

案 春秋書立四晉與子朝皆不宜立武宮煬宮皆非所當立也故書法同晉爲國人所與子朝獨爲尹氏所與故書法異朝書王子而晉不書公子者朝之罪已顯晉之得衆疑於當立故特去公子以見之也○文案 謝氏曰王命天下之大本也立雖正非王命則在所貶

#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二

廬陵進士李廉輯

## 隱公

###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左氏觀作矢陳

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與牢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而觀之書 公羊 譏遠也公曰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詞也 穀梁 常事曰視非正也 注 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也 春秋 音得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胡氏 齊景公問晏子曰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舉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日恣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特 張氏 周公戒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蓋謂競業業非禮書觀魚譏之也不動然後足以治國而正人春秋特書所以示人君當遵禮循法以隱公爲戒也

葬觀例二觀魚則以縱欲爲譏觀社則以會祀爲瀆皆舉動之妄也

## 夏四月葬衛桓公 胡氏

位而見弒何以爲桓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程氏曰正終大事也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爲也春秋於邦君薨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罪不忠孝之臣子也

葬程子私謚之說本啖子春秋諸國皆稱公獨蔡桓稱侯蓋告王請謚故特書之明得禮也

## 秋衛師入郕 成公羊作盛 左氏 涇將卑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 胡氏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稱師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稱師之類是也有著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侯陳蔡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葬師師例公羊曰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某率師入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胡氏取之而又

發書師之三例然後春秋之義明甚何氏又發功惡有大小之說曰將尊師衆而有功小將卑師少而有功大將卑師少而無功爲惡小大公孫敖救徐稱率師而無功其惡大雖亦可取然不可以通於諸例也 穀梁郕之事書於經者四考其始末一入於衛再入於齊又七十一年而奔魯春秋不復書矣夫以文昭之懿受命伯之爵而迫脅於諸侯如此春秋抑強扶弱之書安得不重感乎齊鄭猶可也衛成兄弟之國而若是甚矣

##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左氏

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

始也譏始僭諸公也 穀梁考者何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至諸侯皆用八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諸侯僭修皆用八魯於是能自減降而用六

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聖人以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明矣桓公篡弒之罪昭矣凡宮廟非志宋失禮不書六羽者六佾也佾者干羽之總稱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禮樂舊矣日久成王過賜而伯

禽受之非也用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

案適妾稱號例胡氏曰存則以氏係姓以姓係謚沒則以謚係號以姓係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氏單舉姓字者妾也仲子之例是矣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妾母而全用夫人之禮直書以貶之也哀公母以氏卒蓋以有子則廟廟則書卒葬無貶也昭公娶孟子則以同姓而諱之也○又案妾廟例陳氏曰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別廟非禮也穀梁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何休曰禮妾廟子死則廢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是也然則妾廟子死尚不祭矧子未君之時而爲之立廟乎○又案六羽左氏尸子程氏胡氏皆以爲魯舊僭八佾則用六爲善惟公穀皆以爲諸公六諸侯四則用六爲僭張氏主公穀說以爲周禮諸公諸侯之禮節度數各有等衰必有之此說似是然伯子男以下益殺則不可通矣故當從左氏也○又案書初例二初獻六羽復正之初也初稅畝變古之初也○又案書獻例三獻者下奉上之詞尊宗廟也獻捷亦書獻者以其躬來誇示柳之也○又案不言立者得變禮其說非是蓋因考宮而書則別立之罪自見矣書宮例武場言立此不言立者得變禮其說非是蓋因考宮而書則別立之罪自見矣

附錄

公羊稱公說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邾人鄭人伐宋

案宋人取邾田邾公告鄭請伐宋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來告命公聞其入郛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

注小國序上者三王會也穀梁同

契秦氏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從禮之常也而明會征伐以王者先因事之變也

案王兵例桓十三年齊先宋僖二年虞先晉皆以小國序大國之上非主兵而小國敘大國之上則伯者爲之如莊十六年許男滑伯文十四年許男曹伯成十五年邾子紀伯襄十年齊世子光之類是也州吁伐鄭而宋主兵衛圍戚而齊國夏主兵春秋討黨賊之法也

螟

全何以書記災也

注災者有害於民物隨事而至者先不甚則時

胡氏蟲食苗心曰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爲國之大事也故書

案螟例三隱此年及八年九月莊六年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書圍之始

傳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日見恩禮之厚矣

傳報入郛之役也

全邑不言圍言圍疆也

穀梁伐國之

不言圍邑此言圍何久之也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

圍者縗其城邑絶其往來之使採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經年而不解誅亂討賊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

陳氏 伐國不言圍邑自僖以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爲重也

蔡氏 伐鄭圍邑四而有二例伐鄭圍長葛伐宋圍緡皆著其暴也齊侯伐鄭圍新城則又以著其無貪地之心詞同而義異矣或曰外伐之圍邑僅四魯一國而被伐圍邑亦四何也

趙子曰內事詳故采書外事不告則不書矣

##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氏經作渝

吳氏 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注 渝變也

公之未立戰于狐壤爲鄭所執

輔氏 欲救宋宋使失詞公怒鄭因此而來故曰更成

汪 輸平者何猶隳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

葉氏 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絶魯壞

注 春秋前魯與鄭平四年暈軍與宋伐鄭故來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爲納成于魯以利相結解怨前平也

胡氏 輸者納也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故元年及宋盟宿四年遇清其秋會師伐鄭即魯宋爲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使者失詞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在所貶矣曷爲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猶以利相結乃貶之也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氏國敗家之本也

陳氏 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然後書書鄭渝平以志諸侯之合鄭平宣七年鄭及晉平十一年及晉平襄二十年及苕平皆平文十六年

葉氏 輸平二傳不同公羊以爲此即言狐壤之戰諱敗獲而書輸平已爲無據穀梁以爲魯舊與鄭平至此而絶又與後日歸祊會鄭之事不合要之皆非的論胡氏魯與鄭有舊怨之說本杜氏納成之說本臨江劉氏蓋鄭莊之納成非有講信修睦之心而深爲合黨敵宋之計是以不憚屈己求和於魯魯亦溺於利欲之私陷其術中而不悟是以盟宿遇清之好一變而爲取郜取防之仇矣○

吳氏 平例五胡氏曰輸平者惡鄭之以利相結也宋楚平皆書人者惡華元子反之擅也暨齊平者惡魯之附夷狄而得平也及齊及鄭平者惡魯之侵犯大國而急於平也此說固然然春秋之平而不書者多矣何獨書此要必兼陳氏之說方備外平莒及鄫不過平怨之平爾

##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前魯與齊不平今葉惡結好諸侯焉

陳氏 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

【纂】齊太師之後受地于王方百里者五東方之國莫大焉自師尚父十二世至釐公已稱東州之小伯然是時宋亦以先代之後爵居上公方與魯爲好未可間也故假鄭以求魯魯一溺於輸平之利再徇於于艾之盟三誘於祊田之歸四惑於不王之告而魯與齊鄭之交固矣他日齊伯之成謂不始此故陳氏之說不爲無見○【又纂】書公會齊侯盟者四文齊僖小伯之初也柯與鄗齊桓圖伯之初也于黃齊景爭伯之初也春秋皆書會明齊志也柯獨不書日信齊桓也

秋七月【左氏】【注】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公羊】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注】首始也過歷也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胡氏】四德備而後爲乾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

【纂】無事書春正月者二十四自隱元年始書夏四月者十有一自桓九年始書秋七月者十七自隱六年始書冬十月者十一自桓元年始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蓋本有事而闕之也

【纂】程子曰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

冬宋人取長葛【公羊】外取邑不志此何以志久也【穀梁同】【胡氏】宋人恃強圍邑久役著矣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在列國不能脩連帥之職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亦是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



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于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報宋序邾爲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弒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張氏】鄭莊委長葛於宋稔禍長惡而宋卒受覆國喪師之報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左氏】【注】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也【公羊】【注】媵賤而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酅入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穀梁】【注】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胡氏】非夫人也何以書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也眉山蘇轍謂書叔姬賢之也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纂】胡氏前說主左氏穀梁後說主公羊陳氏說同伯姬下

滕侯卒【左氏】不書名未同盟也【胡氏】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會也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纂】公羊以爲微國不名穀梁以爲滕用狄道自無名皆無据之言也

【附錄】公羊同號同詞例【公羊】滕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詞【注】若齊亦稱侯滕亦稱侯微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貴賤不嫌同號也若繼體君即位繼弒君亦稱即位皆有起文美惡不嫌同詞也滕本子爵微國所以稱侯而卒者

春秋王室託隱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
春秋襄之以禮嗣子得以禮祭故稱侯也

案滕本子爵
之說恐非

夏城中丘 中丘在琅琊臨沂縣東北 公 書曰不時也 穀 言當稍稍完補至今大壞然後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與始作城無異 注 以功重也 穀梁 凡城之志皆譏也 注 保民以德不以城也 胡氏 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 程氏曰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

案春秋書內城二十三以夏城者七以春城者四不時之罪尤大也其餘雖時亦書者勞民也

附錄 城築例 左氏 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上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 胡氏 城者衛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魯城費城郈而復墮而非制矣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議遠謀略基址揣厚薄後爲之可也況失其時制無愛養斷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具矣



案胡氏所引分財用已下見左傳十一年楚爲文嬴城沂傳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公 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 注 別同母兄稱弟 穀梁 諸侯之尊弟不得接於我舉其實貴者也 胡氏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年者齊侯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爲嫡耳非以爲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而襄公紳之遂成篡弒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桓十四年鄭詹來盟成十年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襄二十年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天顯矣昭元年秦鍼定十年宋辰皆書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係之私篤友恭之誼人倫正而天理存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使于魯以結好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而又使其弟交政鄰國以啓後日無知之禍 案 春秋齊之聘魯五定之時也國佐之來齊頃有志於靖晉也慶封之來齊景初立而有再來齊僖糾合之時也歸父之來晉襄未

志於爭伯也皆出於私情矣然春秋之初齊尤加禮於魯至桓既伯
僖七年公子友如齊之後魯使之聘齊者二十二而齊聘僅三至焉
亦可以觀世道矣〇又案春秋書弟十四書兄一齊年鄭語衛黑背
皆罪其私王陸氏陳光秦鍼宋辰衛孺柔皆罪其薄王穀梁衛鱄佞
夫皆可入陳光之例陳昭先稱公子而後稱弟亦以陳侯有寵愛之
私而致之也獨叔肸稱弟賢之也蓋以其善處兄弟之變者也公羊
左氏同母之說程子力辨之而陸氏亦曰聖人之教雖及兄
弟之子猶引而進之安有異母即見疎外乎餘見叔肸下

## 秋公伐邾　左氏

宋故曰為宋討　胡氏　宋人先取邾田
邾人何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盟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討
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盟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討
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盟之罪不待貶而自見
矣　張氏　夫和大者所以恤小既平宋鄭則邾宋之睚眦亦可和矣親此而虐
邾之　彼苟欲悅宋而忘茂之盟子曰小人比而不周此足以見書為宋討
百矣

案內兵之伐國僅二十而書公伐邾者六書大夫伐邾者八止書伐
邾者一夫邾在魯之守下而陵弱侵小之兵史不絕書如此甚矣魯
之失政也

##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穀梁曰凡

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
臣受之於大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己當之
也　胡氏　案周禮行人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間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
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五年一朝故天子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未嘗書遣使如周則未嘗
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二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
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
不正乎天王失威福之柄矣

案春秋書王聘魯七始於此而終於宣十年凡伯南季仍子家父皆
不稱大夫猶可也字周公以三公之重王季子以介弟之尊而下聘禮
益濱矣隱僖之得聘猶可也以宰
而聘桓以太子而聘宣寵篡弒矣

附錄　王聘例〇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
趙子亦曰王政行也天子使使聘諸侯所以治恩惠考政典也然胡氏獨
取穀梁者蓋周禮乃古者王室親諸侯之常典而穀梁氏則深究夫春
秋王聘之失
不可非也

##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氏　初戎朝周凡伯弗賓凡伯還

戎伐于楚丘以歸楚丘衛地　穀梁　國而

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以歸易詞于楚丘見衛何人天子之命也 胡氏 一人而曰伐不敢王臣之惠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 案 穀梁以戎爲衛其說無據不可從○又案 胡氏引說詳見國語單襄過陳條下

##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垂即大丘衛地

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大丘 陳氏 特相遇不書書宋衛將以爲參盟也 案 垂之遇左氏以爲宋衛有怨於鄭而齊欲平之蓋鄭之怨衛因公孫滑宋之怨鄭因公子馮其說似有據然考之於經後此瓦屋止二國參盟而不及鄭十年入鄭伐戴之師又二國爲黨以仇鄭則宋衛此謀蓋有志於從齊黨而無意於釋鄭憾也齊僖亦不過假此以求諸侯耳豈真有平怨之本心歟 案 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 注 其言入至此日乃入也 穀梁 名宛所以貶鄭伯惡子地也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 胡氏 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于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

##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祊公穀作邴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

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注 宛不書氏采邑以歸後乃日言時重難不可即入至此日乃入也 穀梁 名宛所以貶鄭伯惡子地也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 胡氏 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于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故特賜之祊田以爲朝宿之地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鄭伯以祊近魯欲以易許田爲朝宿之地而不祀泰山則失周公之意矣故不可乎 陳氏 鄭伯始朝王不禮焉鄭有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不順之辭義不可入而強入之也 案 祊許也至是歸祊以祀周公爲辭者蓋隱然致旨易許之詞而隱公猶未隱公不察其深謀詭計而溺於一祊之入故于防中丘之會不能不徇之而敗宋入許陷於大惡而不悟使隱公不死尚不能久有許況桓公不義之立鄭伯適投其間而前日之謀盡行矣春秋所書不越數端而鄭之奸情備見先儒謂鄭莊小人之雄信哉○又案 湯沐之邑何氏以爲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千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粢盛是則諸侯皆有矣范氏以爲諸侯有大功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其餘則否胡氏從范說爲是○又案 來歸例除喧來歸賵及内女來歸外書來歸者五公鄭祊備俘之來以利而來也鄆讙龜邑之來以禮而來也要之皆自外至而非勉強之文其善惡則不同矣季子來歸著國人之喜也

##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桓侯封○辛亥宿男卒 朝

周人有諱禮故凡赴皆不以名經書其終雖五伯強國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名之別於天子示尊卑之等禮之中也

##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瓦屋周地 春 齊人

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鴆其民君之惠也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穀梁 外盟不日此其日何諱不及五帝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 胡氏 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盟詛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日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耳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未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貨命美菁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凡此類亦變 諸侯初參盟則有王 春秋之初皆離會之 周制矣 厲氏 盟至此則三君共要質于神以示明信然宋殤王者之後齊僖東方大國衛亦北州大國也正因此爲講信修睦之事成鳩民息君之圖而明年會防之後伐宋取邑視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比諸小人平時指天日爲誓他日臨小利害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者正相似也烏乎春秋於瓦屋之盟列數三君而又書日以謹之所以傷世變之甚也

**案** 瓦屋之盟左氏以爲齊卒平宋衛于鄭而鄭不與何也蓋宋衛忽鄭之謀未息故也大抵列國之忿爭皆以強弱爲進退齊最強宋衛次之鄭則小國也傳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則宋衛之所畏者在齊而不在鄭矣故瓦屋之盟宋衛雖屈於齊而終不與鄭平也程子曰與鄭絶也其說精矣然鄭莊固挾齊以自強齊僖亦資鄭以糾合故瓦屋雖以王爵尊宋而明年宋公不王之罪又發於鄭人是齊僖陽尊宋衛而陰固鄭黨宋衛不悟而信襄之小伯桓公之創伯皆原於此矣 又案 外盟書日止此○ 集 陳氏以瓦屋鄟陵皆爲參盟

## 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穀作包杜

曰紀邑張氏曰莒地有浮來山 春 以成紀好也 胡氏 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屈于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太卑可喻非謙德矣 集 特書公及以著非莒人之敢敵 張氏 諸侯公蓋自失人君之體也 春秋書公及人盟二浮來及罰且是也穀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盟既何得云不可杜氏例以爲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然高侯顗父國貴卿猶以侯尊爲諱今乃直書不諱乎公羊又以爲實莒子而書人者隱公不肖僅能使微者隨從之皆

無據之言也獨趙子曰莒小國若不書公則嫌乎非公屈禮以盟其卑以病公也此說是矣故胡氏從之若蜀之盟則上書公子下書楚人其貶明甚不可與此例論也又公及齊人狩禚公穀皆以爲人齊侯以人公此又變例爾

## 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駭穀梁作侅

左氏 羽父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 注 公孫之子

胡氏 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侅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侅皆書名爾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相繼職此由也案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

案 春秋書無侅侅季友仲遂之卒實因卿大夫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侅侅之未賜族不爲薄而季友仲遂之恩過於厚過厚若降於恩而廢禮生亂恒必由之不可不考也公穀以爲罪無駭入極而賤之又以爲隱不成爲君故不爵大夫皆無據

##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季字

張氏 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爲周公之甚而王靈竭臣子則象而篡弒萌矣此春秋詳書王使之意也

案 胡氏曰春秋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可知矣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會葬者二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之不臣可知矣

##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杜氏以爲經當有霖字

左氏 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公羊 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大雨雪何發聲

穀梁 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止也 注 月令二月雷乃發聲

胡氏 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爲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譎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案 春秋書雨二此年及僖三年六月雨是也書震二此年及僖十五年震夷伯廟是也書大雨雪二此年及僖十年冬是也雨雪一桓八年冬是也

## 俠卒 公羊

附錄 公羊 注 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自文爲異

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 所俠也不書氏隱不爵大夫也 注 所者俠之氏

## 夏城郎

案 襄陵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伐邾今城郎而後伐宋公不務崇德脩政以戒備而念外人之有非干時動衆恃城保國亦已末矣

○又案 郎魯近邑在高平方與縣東南隱之元年費伯已城之矣至此十年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師于此則郎豈非魯之要地乎厥後築臺于郎築郎圍想皆在此始也猶有警懼之心終也遂爲遊觀之地矣

##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且郤公不王命公怒絶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會于防謀伐宋也 穀梁 會者外爲主焉爾 胡氏 周官行人有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爲有此名故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聚會爾據左氏稱鄭以王命來告則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是及矣始則私相會爲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爲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歸諸己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案 經書公特會齊侯八防鄤謹艾樂城濮平州夾谷是也

##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暈帥師



## 會齊人鄭人伐宋

會于中丘盟于鄧爲師期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胡氏 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故去其公子曷爲會稱君伐稱人略之也春秋舉重一役而再有事不悉書苟再見必前目而後凡也一役而再見但人之者略之也 程氏 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

##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公羊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 穀梁 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 胡氏 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論也內言戰而言敗敗者爲王彼戰而此敗之也 陳氏 隱其不藏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書吾取而已是故郜防書取譏不在鄭也齊西書取汶陽書取邾田書取譏不在晉也必若鄭伯欲易許田然後可以言來歸焉爾

案 左氏所載事則是義則非○又案 內兵書取十八惟郜防須旬書日○又案 魯敗外師凡八而敗宋者三菅乘丘鄤也

附錄 內惡例 葵 公羊曰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汪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目故胡氏曰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如成公取鄫襄公取邾昭公取鄆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婉辭也

##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穀作載國也 葵 蔡衛邾不會王命秋鄭師猶在郊宋衛入鄭公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鄭伯稱伐取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鬬起乘其辭一舉而兼之卞莊子之術也然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朱 公穀皆以爲鄭伯因三國之力以取戴其書取者易也然三國既與鄭仇必無與鄭共事之理戴既受三國之伐則必與鄭爲黨故程子以爲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此說爲當胡氏以爲一舉而兼四國恐過

##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邾

隱篇再見入者日入明當憂録之 葵 邾公作盛 葵 討違王命也 拿 程氏曰未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其此說據經爲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若以爲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邾何難哉 案 鄭莊假王命之事自隱也至三年有交質之恥周人畀虢公政矣六年鄭始朝周而不見禮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而鄭又以齊朝王九年然後有宋公六王之師而傳曰鄭伯爲王左卿士豈非兩朝之後周復用之而鄭伯所以周旋王室不過爲矯假報復之私初非有夾輔之誠也十一年之入許傳又曰君謂許不共亦假師之詞也卒之敗宋入邾入許納馮之後志得意滿而有繻葛之戰矣故諸傳惟程氏得之左氏得其事而不究其情是爲鄭伯之所欺也

##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朝魯之始 葵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仪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君若屈昵宴人願以滕君爲請乃長滕侯 拿 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 案 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惟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之好有反坫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朝其爲禮亦節矣周衰典制大壞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鮮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儼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葵 孔子曰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朝其爲禮亦節矣周衰典制大壞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鮮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

案凡諸侯朝覲言之若穀伯鄧侯同時偕至而朝禮不同已也累數之若今滕薛及邾牟葛同日行禮也同日旅見惟天子可受之諸侯不當然也○又案滕之來朝五此年及桓二年文十二襄六哀二惟此年書侯餘皆書子義見桓二年○又案謝氏曰是時伐戴入邾小國受難甚矣故二國懼而入朝○又

案呂氏曰天下禍機常萌於盛滿之時

#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公穀時來公羊作祁黎 左氏謀伐許也

#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穀庚辰傳于許瑕叔盈

以鄭伯之旗鞶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惟是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窇許公復奉其社稷惟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鄭國爭此土也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君子謂鄭莊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毋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公羊入例時此日者危録隱公也 胡氏書會則伐許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本當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



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爲宋而伐邾爲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邾及防入秉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賢者人臣之大惡隱公兼而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爲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 陳氏入邾又入許取宋蔡衛三師焉大以王命討不庭顧因以爲暴許無君者十有五年甚矣鄭之專也於是許莊公奔衛不書非其罪也

案春秋一事而始書會後書及惟此年及桓元年垂葛之會盟皆所以著內外之志也桓十二年會成會晉夏伐鄭則仍書會會晉非獨留之所欲矣入此可以見書法之詳也○又案臨江劉氏曰公之不得其終以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也備其四境禍及在內可不哀歟○又案許姜姓大岳之裔在穎昌長社與鄭爲鄰鄭莊併吞之志久矣特以三國共伐難於專利故外假存許之義內結許人之心而又使公孫獲以鈐制許叔則許固鄭之內臣矣未幾莊公薨許叔入鄭亂以入許於是鄭許之釁復啓然齊桓既伯許七從於會盟三從於征伐許之事齊尚謹齊之救許亦至則雖有楚人之圍鄭人寖無能爲也及晉伯已後許專心事楚無復中國之顧故晉文圍鄭以諸侯晉襄伐以三國悼有荀罃之伐平有荀偃之侵以區區之鄭一歲而再用兵于許春秋雖狄鄭而許亦不能以自存矣故成十五年以後一遷于葉再遷于夷又遷于白羽又遷于容城越二年而滅於鄭游速之手是則今日之入許乃後日滅許之開

端也然首謀在鄭書公以及母乃春秋惡黨惡之誅歟○又案
黎淳引十一年入許事以破左氏入許田之說劉質夫不從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立而奉之至是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齊
于社圃館于寫氏壬辰羽父賊殺公于寫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公羊 葬以爲無臣子也不地
不忍言也 穀梁 一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之
猶豫留時變之弗早斷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弒曾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
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蓋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
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
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
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
也以此法 討罪至嚴矣

左氏 曾十二公惟隱閔二公薨不書地不書葬皆弒也子般子赤亦
然于野未踰年之君不書葬無子則不廟也桓公亦遇弒而書葬非
者賊在外譏不專於臣子也○又案 隱公立十一年自六年以前黨於宋
自六年以後黨於齊鄭原其民位雖以攝當立然本非惠公之命而
出於諸大夫之扳己故元年盟儀父其秋盟宋二年盟戎四年遇清
春秋皆書及蓋隱欲結諸國以自安也雖然自安而大夫之專迭



見於無駭翬帥師之時矣輸平以後隱漸得志故伐邾而忘茂之信
伐宋而棄宿之盟入仿入許無所不至而有寫氏之禍使隱公初立
卜請王命則長幼之義自明君臣之分自定又何必屈己於諸侯委
權於大夫以成後日之變哉杜氏以爲讓國之賢君吾未之見也

#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盧陵進士李廉輯

## 桓公

名軌謚法辟土服遠曰桓在位十八年

##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年也桓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也

公 繼

惡 繼故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位是無恩

穀 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於先君也

胡氏 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絶之也美惡不嫌同詞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爲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爲嫡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非攝也蓋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嫡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已所有以與人者也以其實讓而桓乃弒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絶之也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徇惠公失禮而爲之辭非春秋法也

公 桓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

羊 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攻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不忍有變於中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繼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穀 繼故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位是無恩

胡氏 桓公與聞乎弒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於先君也春秋之義弒君之賊不討不得即位即位是討賊也桓弒隱而即位是不討賊也不討賊是與賊也與賊是與聞乎弒也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絶之也美惡不嫌同詞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爲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爲嫡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非攝也蓋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嫡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已所有以與人者也以其實讓而桓乃弒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絶之也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徇惠公失禮而爲之辭非春秋法也

公 桓公弒君而立在周禮九伐之法當伐賊殺其親之皇矣今書公見周王之無

政刑書即位見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讎而推戴弒君之賊弁冕南面立乎其位故桓公之編書法大率異於羣公此聖人修理三綱整敕人倫之大旨也

案即位例已見隱元年獨陳氏曰書君薨既殯嗣子即位於柩前雖踰年恒稱子必類見然後列於諸侯東遷之諸侯既踰年而即位改元視天子非周制也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亦惟桓之書錫命是不特類見之禮廢雖諸侯亦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王室區區所以感諷諸侯之意亦不復講矣雖與諸傳說不合然亦有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羊易彷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盟于越結彷成也盟曰渝盟踰年恒稱子必類見然後列於諸侯東遷之諸侯既踰年而即位改元視天子非周制也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亦惟桓之書錫命是不特類見之禮廢雖諸侯亦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王室區區所以感諷諸侯之意亦不復講矣雖與諸傳說不合然亦有見

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羊易彷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盟于越結彷成也盟曰渝盟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近許也

穀梁會者外為主及者內為志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為鄰鄭畿內之邑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何歟曰利者人欲一私故於利必至奪攘而後釁生弒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弒之漸也湯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易而曰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垂之會鄭為主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惡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弒逆之人人得而誅之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無侯於貶絕而惡自見矣

陳氏取許田則曷為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詞也公羊氏曰為恭也春秋之初諸侯為惡必有詞以自文鄭伯以璧假許田齊侯鄭伯如紀單伯送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皆善詞也大子僖周之厥曰利而巧文而不慙於春秋著其事所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趍於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愛段之辭立許叔之辭勞王問左右之辭足以禍五世矣

張氏書會書及文貶以見其惡

案魯與鄭特相盟會者惟桓公之編有四會垂盟越盟武父會曹曹是也鄭莊之結魯桓與魯桓之交鄭突皆黨篡弒之賊爾案假田之義公羊陸氏陳氏以為鄭伯之遜詞穀梁胡氏以為夫子之諱詞二說疑亦不大於取郜防失許之罪不大於以璧假田之罪不隱易許之罪不大於取郜防失許之罪不隱易書書此疑非諱詞也公羊得之蓋內小惡克直書不隱易許之罪不大於取郜防失許之亞亡不大於以濟西略齊彼既直書此疑非諱詞也而何氏汪公羊又有深諱之語似不達公羊本旨

一千・十四

附錄

秋大水 公羊 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穀梁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胡氏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桓行逆德而致陰沴耳矣或問堯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洚水警予何也曰開闢以來水之行未得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而後人得平土而居爾後世有人爲不善感動天變而引堯爲解誤矣 張氏 大非常則災害廣蓋陰盛惡逆之氣所感也

案經書大水八桓二莊三宣成襄各一惟桓十三年書夏餘皆以秋外書宋大水一

冬十月 無事書冬十月首此 穀梁 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督宋戴公孫 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孔子六世祖孔父嘉 公羊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春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僭逐弒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君子以爲督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穀梁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注 及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稱字見其先君死也 穀梁 義也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蓋爲祖諱孔子故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孔子故宋也 注 督宋之卑者卑者以國氏 胡氏 案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爲司馬督爲大宰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君子以爲督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穀梁 義也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書名劉敞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於是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爲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前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皆義形於色足以備宗社而忤邪心姦臣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 張氏 死節人臣之極致春秋貴死節必大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雖大臣也苟不能竭其君存亡者後弒君不言及死節人臣之極致春秋重以之予人也孔父嘉不名命大夫也

自古曰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注 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稱字見其先君死也 穀梁 義也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蓋爲祖諱孔子故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孔子故宋也 注 督宋之卑者卑者以國氏 胡氏 案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爲司馬督爲大宰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君子以爲督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穀梁 義也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書名劉敞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於是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爲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前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皆義形於色足以備宗社而忤邪心姦臣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 張氏 死節人臣之極致春秋貴死節必大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雖大臣也苟不能竭其君存亡者後弒君不言及死節人臣之極致春秋重以之予人也孔父嘉不名命大夫也

納馮于宋於是自陽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

故弒與夷
而立焉

案 華督弒君之由惟張氏得之蓋舊語有孔父義形於色之言而左氏附會以爲女色之色喙子辯之詳矣案 孔父左氏稱孔父嘉而汪以父爲名故胡氏因之諸傳皆以孔爲氏父爲字喙子又以孔爲字父爲美稱謂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如弗父金父若孔爲字豈世世改乎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亦其證也叔梁又以孔子爲字豈世秋非夫子家傳安得爲祖諱耶父正以父爲名而嘉爲字則莊父督亦父爲名而督爲字乎當以喙子爲是後來孔爲氏亦以王父字耳

附錄 纂注 會盟言及上下序也 尊卑言及別內外也

## 滕子來朝

傳 隱十一年稱侯今傳無貶爵之文明周德雖衰尚爲天下宗主滕降爵必時王所黜 胡氏 時王所黜 滕稱侯爵即此三歲乃降而稱子先儒謂爲時王所黜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或言其在喪與終春秋不復書侯無說矣蓋春秋誅亂討賊尤嚴於亂賊之黨桓公弟弒兄臣弒君天下大惡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與夷狄無異春秋所深惡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禮曰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春秋天子之事仲尼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所以垂天子之法於後世也



案 滕稱子杜氏蚤弒梁同張氏蚤胡氏同張氏曰春秋諸侯之爵不輕貶絕惟用夷變夏崇奬逆賊濱亂三綱之臯者則黜之故吳楚僭王杞莒用夷則降爵黜號而滕首朝桓特黜而從後日之稱子其說亦善發明胡氏者然春秋善善長惡惡惡短先王罰弗及嗣安有一人之罪而世世子孫受貶黜乎趙子以滕子此朝爲在喪而後日齊桓伯後方與杞薛皆降號以從會此亦爲有見者而在喪之說鑿矣故沙隨程可久以爲春秋時大國強暴每貢賦於小國小國不堪多自降爵以從殺禮引子產爭承以爲證蓋亦用趙子意宋子極取之然考之於經諸侯降爵惟滕薛杞滕初稱侯自桓二年始書子薛初稱侯至莊三十一年始書伯以爲自降亦也杞初稱侯至莊二十七年稱伯而僖二十三年卒稱子文十年稱伯而襄二十九年來盟又稱子其升降不一者此前說又不通矣且二邾皆自附庸升而爲子傳者以爲數從齊桓之請于天子命爲諸侯由是觀之則又似時王黜陟之說亦可行姑記所聞以俟知者○案 程氏謝氏皆曰滕侯爵降稱子以其臣屬於楚也朱子曰滕未嘗服楚不知程氏何據○案 胡氏說朱子嘗疑之以問延平延平若以胡氏爲長後來滕之子孫碌碌無聞爲宋私屬不能自強聖人之心必有其善然後進之若無所因是私意也紀侯之說朱子亦疑之以爲若果如此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棄之也延平亦取胡氏說以朱子之說爲害義而滕子說朱子後又取沙隨之言則是終有疑也

##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稷宋地○宋莊公元年

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以邾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注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爲會之本意也傳言爲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爲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注加以者辭直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注不以非公本意也

穀以者內爲志焉成是亂也成亂也注案左爲賂故立華氏也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華督弒君之賊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貶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爲有隱乎耳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討蔡般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此則前有宋督弒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罪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爵矣然後見其罪矣注會未有言其所爲者其曰成宋亂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於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督遂相宋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君爲之也春秋之褒貶至於變文嚴矣以變文爲猶未也而直言其所爲舍此無復見者矣雖然有孔父焉東遷之初國猶有臣子也

棠春秋會言其事者惟此與澶淵盟言其所爲者惟盟薄釋宋公皆特筆也君臣夷夏之大變也

#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桑謝氏曰去其亂之爲平家其事之謂成戊申五月十日注北禮



孔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注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遂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注器從名從本主名名之正其本名也地從主人從後所屬主人郜本所以有大鼎者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

鑿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謂之郜大鼎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弒逆之人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置於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棠春秋敘賂例宋以郜鼎賂公而書取在魯以魯濟西賂齊而書取在齊敵罪於魯齊也齊致備實而書來歸結正諸侯之罪不獨在魯也

棠意林曰宋鼎書郜書郜鼎書郜齊俘書備彭城書宋取非所有據非所安雖歷百世猶存其故名

# 秋七月紀侯來朝

左氏皆作紀侯來朝公即位而來朝注朝時此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其月何皆有賤焉紀侯何獨無貶方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也注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

案紀稱侯公羊注以隱二年考之紀本非侯爵此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故封之百里後恒稱侯而穀注亦以爲蓋時王所進是皆不知紀子伯爲關文之故爾○案紀來朝二

## 蔡侯鄭伯會于鄧 楚惠之始○楚武王始僭號稱王○張氏以鄧爲蔡地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 胡氏 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馮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斬蔡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厚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荊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考也觀春秋進退于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國待四夷之道矣 案楚自熊繹始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子康爲句亶王紅爲鄂王執疵爲越章王此僭王之始又八世至熊儀是爲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爲蚡冒又一世至熊通是爲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侵隨於桓之六年合諸侯於桓之八年圍鄭敗鄧於桓之九年盟貳軫敗鄧師於汝南征伐之事大於江漢之間矣莊公四年又二年熊貲立莊六年而伐申莊十年而執蔡侯莊十六年而滅鄧於是楚始張他日爭伯之權輿始此





附錄 公羊離會說 離不言會自三國以上言會者重其少從多也 公羊注 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故曰離

## 九月入杞 矣

杞侯前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穀梁 我入之也 注 不稱王名內之甲者据入邸稱我此恐非我故發之 案程氏曰將卑師少稱人內則止云入其伐某○又案左氏以前紀侯來朝爲杞侯故附會爲不敬之說事正與僖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而公子遂入杞相類得非左氏因此而誤乎不然杞桓公以不共而得貶今杞武公何以不貶也故胡氏不從

##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書至 矣

之始 胡氏 修舊好也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公羊注 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後入禮也出告行反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言中國既不知義夷 穀梁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 案 通志堂

狄或能知義也

集 至例凡公行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
啖子曰告廟則書之于策夫子隨其所致而書以示功過且志其去
國遠邇遲速也其有一出而涉兩事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夫子擇
其重者志之也又有不致本事非功也十二公獨隱公不告
蓋諱讓不以人君之禮自處也其餘不告或忌也或忘也陳氏有曰凡
至危之也隱行不至桓至明堂位而已莊之適齊皆至之桓文有諸侯
之事苟不得意則書至訖于閔道而後不至者鮮矣成之瑣澤襄之
鄢之戲之役僅不至焉爾昭定之世無不至者哀或不至至出姜大夫不至至季孫意
齊至黃池之會皆危之也是故天人不至至出姜大夫不至至季孫意
如叔孫婼來二家說皆有得處但陳氏以桓文不得意書至則召陵
盟楚豈不得意啖子以本事非功故不致本事則同必圍齊何得非
功亦有不遇者故獨胡氏說爲長而胡氏於致前事致後事之說又
略焉則又當參以公穀也○公至自地六居穀乾侯瓦夾谷黃皆是也

## 三年春正月

傳 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頒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曆故不書王

纂 桓無王元年有王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豈可以王者無王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數

纂 桓無王元年有王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豈可以王者無王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數

纂 春秋

胡氏 桓無王元年有王正與夷之辛也

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氏曰弑君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穀梁子之義是也三年而後經不書王者數子朝之亂豈暇頒曆而經皆書王非不頒曆明矣又有以爲闕文者妄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司馬不施九伐之刑鄰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纂 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有王趙氏以爲後人誤加其說已非而汪穀梁者見二年書王以爲正與夷之辛也又不知正弑逆之義矣注公羊者於十年十八年書王得之而元年書王以爲桓公此時未敢無王至二年始著其無王之罪是又穿鑿之甚也故胡氏獨取程子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也宣亦貶參位而不去者罪之輕重異也

## 公會齊侯于贏

贏齊東南邑

纂 泰山贏縣

纂 成昏于齊也注公不由媒介纂 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蒲衛地

纂 不盟也注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

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注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穀梁言猶相不以齊侯命衛侯也注申約言以相達不歃血而誓盟古謂五帝時公羊曰相命近正也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爲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案胥命諸傳皆善之惟趙子以爲譏其無人君之禮而陳氏曰相命者相推長也諸侯不稟於王而私相命於是始子頹之亂號公鄭伯胥命于弭不書以其謀王室也非王事而胥命是相推長而已矣於是齊侯稱小伯而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貴衛侯桓文之事其所由來者漸矣其說本薛氏而張氏復推明之曰東遷以來王政不綱賢伯之思自黍離之作已可見隱公而降莫有任中國之事者獨齊衛爲列國之望欲私天下之權於己遂起而圖之西周方伯皆命於天子今欲專之事出創見必求助勢力之均相遜相先布之天下耳目而不以爲異然後彊者乃敢專此春秋所以特書而謹之其說近是然於三傳皆無據姑具于此

穀梁曰胥猶相也公羊作糈糈者盡也有繼之辭也注

##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穀梁曰郕魯地○公羊杞作紀郕作盛

魯親而求援于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因其二年來朝而與之會地也

##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曰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注

盡而復生謂之既

公羊曰既者何既者盡也何言乎既者變大矣先儒以爲荊楚僭王鄭拒王師之應

案日食例皆見前食既例亦見前此年及宣八年七月冀二十四年七月皆大變也

## 公子翬如齊逆女

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注

桓不以爲罪人也

公羊曰公子翬稱公子者貶

故曰公子

修先君之好有大小以道途遠邇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緰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案逆女例諸侯親迎常事不書書魯之逆者五惟莊逆哀姜以仇女爲譏其餘若尊卑逆文姜叔孫僑如逆齊姜皆卿爲君逆也出姜不書逆者蓋公也譏禮成于齊故不斥公也春秋以非常書之左氏以卿逆爲合禮誤矣

##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穀梁曰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注

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注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

公羊曰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

案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關門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 得見乎公矣 穀梁

公會齊侯無譏乎曰爲禮侯也齊侯來公逆而會之可也夫人至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左氏 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禮廢於是有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曰是公之行其事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緇衣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 穀梁 娶夫人至例啖子曰夫人初至皆書告于廟也經書夫人至三文姜得見公故不書翬以穆姜齊姜書曰逐僑如書以者言不當以也哀姜書入不可見乎宗廟也出姜不書至恥娶同姓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穀梁

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

有年 左氏 注 五穀皆熟書有年 公羊 有年何以書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書喜乎特有年也 注 特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元年大水二年耗滅民人將去國喪無日賴得五穀皆有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爲國之危又明爲國家者不可不有年 穀梁 注 凡書有年者冬丘穀果入計州豐 左氏 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于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弗削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見反常也故以爲異特仔耳然則大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道不若信矣此一事也在不脩春秋則爲慶祥君子筆之則爲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勉王之新法也 左氏 桓公行惡其所感召如元年大水五年旱雩等事十八年間獨以爲異特書之所以著桓公之罪憫魯國之民也

春王正月公狩于郎 左氏

故書 公羊 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遠也 穀梁 書時禮也 注 禮諸侯田狩不過郊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四時之田名也 左氏 注 久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即非國內之狩地唯其所先得一爲執豆二爲貳車之乘 公羊 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

也用民以訓電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傷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則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案** 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見於周禮爾雅而左氏記臧僖伯之言亦同獨公穀所言皆不合穀疏曰左氏之文是周公制禮之名二傳之文或春秋取異代之法或當時天子諸侯別法經典散亡無以取正觀此則胡氏取周禮之說是矣○**案** 田狩之地張氏曰凡國之蒐狩自有常處皆得山林藪澤之地因田獵而從禽獸之大野乃常狩地故西狩不書地觀此則譏遠之說信矣○**案** 春秋書狩四于郎譏遠于禚譏親雖河陽本非狩特以避召之名西狩本常事特以志非常之瑞各有義耳

##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筆** 父在故名 **注** 宰官渠氏伯糾名也不書秋冬史闕文 **筆** 宰家宰 **注** 稱伯者上敬老也下去二時以見賤 **削** 渠氏也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下大夫也二時者桓公無王天子不能討叛臣伯爵糾其名也糾位六卿之長降而書名賤也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大宰建邦六典而乃爲亂首承命以聘弒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見宰之非宰矣始而來聘家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曰 桓公其事皆三綱所係然咀獨書宰官糾兼稱爵何也如曰者皇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卦者乎嫡妾之分君臣之義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陳** 有聘桓者矣必宰自爲使而後貶貶其甚者也

**案** 宰糾書名左氏直譏其攝父職以出聘已昧於仍叔子之文而杜注又以伯糾爲名則伯乃字稱而非名也公穀皆以爲下大夫係官氏名且字以宰爲官氏渠爲名糾爲字而以伯爲老稱則單伯祭伯亦老稱乎蓋欲言微者而經稱伯欲言尊卿則連名故爲是臆說耳是皆不知春秋責宰相之書法也

## 五年春正月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

杜氏曰甲戌前下文脫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 **筆** 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注** 佗鮑之弟五父也

**案** 三傳不究闕文之義公羊則曰曷爲以二日卒之哉也甲戌之日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穀梁則曰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左氏則以爲再赴其謬尤甚矣

## 夏齊侯鄭伯如紀

**筆** 齊侯鄭伯朝于紀或以襲之紀人知之 **注** 紀人懼而來告故書 **翼** 夫如者朝詞也

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爲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
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譎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
惛矣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紀人王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于
策夫子脩經存而不削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己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
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
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集】外相如例二州公如曹皆非常例公羊直以爲離不言會穀梁又以爲過我而書曰不及方氏
遠矣○【文】【集】春秋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合謀同心以吞噬小國
爲事自隱二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惡曹之盟二十年間二國爲
一伐宋入郜入許立督今又相與謀紀自二君如紀之後紀百計求援
六年會于成其久矣來朝謀於魯也深矣九年季姜歸京師在於
周也至矣十一年鄭莊卒後齊鄭之黨汙散故十三年紀侯得魯
鄭而僥倖於一勝然怨愈搆矣十五年齊僖卒襄公立十七年于黃
之盟曾欲平二國也而襄公方襲小白之勢豈顧一盟而棄僖公之
業哉故莊元年而遷郜鄂郜鄂矣三年而紀季入鄑矣齊勢方盛鄭亦
棄紀而爲垂之遇矣故自齊鄭如紀蓋十有七
年而紀卒去國齊可罪也鄭莊之惡可勝誅哉

##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使童子出聘

【左】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穀】仍叔天子之大夫作任

【公】仍叔之子幼弱之辭也譏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
録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
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詞也【注】君闕冬於上



臣苟進於下【胡】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禄
蓋參之譏之稚公道不行然後國家傾覆大臣私意而用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 葬陳桓公○城祝丘

【左】【注】齊鄭將襲紀故

##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公】公林父將右軍蔡衛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曼伯爲右拒
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戰于繻葛蔡衛陳
皆脅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追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
況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穀】其言從王伐鄭何正也【注】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録之

【公】其舉從者之詞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
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若王不親伐直舉三國從王命之詞也

【孫】謂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曾桓宋督弒君則遣
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聚斂可也何爲憤怒自將以伐之也移此師以
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者也既譏天王
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君行而臣從正也
戰而不言戰敗而不言敗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二綱軍政之本聖
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龔】春秋之初

王室多諱詞其曰蔡人侵
人陳人從王伐鄭尊王也

案 春秋王師之出有二伐鄭救衛是也陳氏曰王師不書書伐鄭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書救衛救衛無功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此說固是然春秋明道不計功故伐鄭不書矣而救衛書于突又不可一槩論也○叅案 春秋王不稱天者惟賜仲子錫命桓公各賜成風與此年伐鄭爾皆弗克若天也

## 大雩

附錄 隼 春秋之法有天子在則其諸侯稱人有諸侯在則其大夫稱人

左 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記災也 注 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雩者何旱祭也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雩遠也 公羊 大雩者何以書記災也 注 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呼也呼嗟以求雨也 穀梁 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竟內之山川爾魯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爲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禮也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之說矣

案 經書雩二十一止書秋者七此年及成三襄五十六昭八定七十二是也書八月者四僖十一襄二十八昭二十四是也書七月者二昭二十五是也書九月者七僖十三襄八十七昭六十六定元定十是也書冬者一成七年是也蓋左氏但知龍見而雩爲正故以爲不時而不知因旱而雩乃記災也公羊以大雩爲大旱趙子以稱大爲編雩舊說又以爲大者禮物有加也是皆不知大雩之爲僭矣穀梁剡曰雩月正也時不正也其說以爲必待時窮人力盡而後請之此又豈君人之心哉穀梁又以爲請乎應上公是又不知諸侯雩于山川之義疏說以爲天尊不敢指斥故請其屬神蓋因穀梁之說而爲之詞也一年而二雩者昭二十五定七年也皆旱甚而無格天之誠也李辛又雩不言大者啖子曰承上文也

## 螽

叅螽公羊作螣 左 爲災故書 注 蚣蝑之屬 公羊 記災也 注 螣者煩擾之所生 穀梁 蟲災也

案 程氏曰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必書也○叅案 經書螽十一桓五宣十三十五皆書秋文公書冬僖十五宣六襄七皆書八月哀十三書九月哀十二十三書十二月穀梁所謂甚則

## 冬州公如曹

左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注 淳于州國所都不書奔以朝出也爲下夏來書 穀梁 天子二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公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蓋與後

外相如不書此書過我也

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
如不言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録其本

六年春正月宴來 左氏 自曹來朝書曰宴來不復其國也 注宴
事省文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 公羊 宴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
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宴來 穀梁 宴者州公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
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孟子以爲禮
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
之乎則孟子乃以託國爲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其有窶
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也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
若譚子在苫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
夫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佚或用兵暴亂自底滅
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宴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
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爲善自暴棄者之勸誡矣
 案 春秋書來例祭伯不稱其朝公爲盧曰狄皆不能朝也其餘若內
女書來則歸寧之詞也獨宴來之文公羊則曰猶曰是人來也以其畫我故
化我故慢之注行過無禮曰宴來何也以其晝我故
簡言之也二家皆以爲州公過魯而朝他國故爲此說然於宴字之
義殊無謂惟趙子以爲王氏幾其外交則可與祭伯來義合然於宴
字亦只用杜氏說則考之經例未有用虛字行文者故程子胡氏直
以爲州公名此亦有見然記禮者有伯父宴來左氏又有鞏伯宴來
之語又似難以爲名姑記于此以俟考訂○ 案 杜氏以淳于爲州國



所都而桓十一年隨絞州蓼下注又曰
州國在南郡華容東南是有二州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左氏 成魯地泰山鉅平縣東南○穀梁作郕 穀梁 紀來諮謀
北戎伐齊鄭太子忽救之齊大敗我師於是諸
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餘使魯爲其班魯
於三君故有郎之師秋 公羊 書蓋以罕書也 穀梁 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脩戰法獨詳
以周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怒故有
大閱簡車馬也 注 魯懼鄭故以非時簡車馬
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
日以爲崇武故謹之 胡氏 簡車徒也何以
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貢鼓以旗則王載大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
侯下小綏其禮固不同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
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春
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
 案 大閱三傳意同惟穀梁以爲觀婦人無據不可取○ 又案 程氏曰
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則教之不素豈所以保其國乎不言
公蓋懼鄭畏齊爲國
講武非公之私欲也

蔡人殺陳佗 厲公 左氏 注 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諸侯又莊
立之 躍立 公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爲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殺五父而
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爲賊善陳者以

陳國不以佗爲君知其爲賊故稱人稱人者討賊之辭也不以爲君故稱名稱名者當討之賊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糾其罪是不知其爲賊矣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於國人皆以爲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爲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爲惡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案討賊例已見州吁下但公羊以爲佗淫于蔡而蔡殺之穀梁以爲佗淫于蔡而蔡殺之皆傳聞之誤耳獨程子曰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與以討賊者廣爲義之塗也此善發明聖經矣○案殺他國君例四陳佗鄭子蔡般戎蠻子也

## 九月丁卯子同生

胡氏

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良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問名於申繻命之曰同

注

即莊公也十二公惟莊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大子者書曰始生也

傳

生喜有正也未有亡曰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者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注

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之

胡氏

嫡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爲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達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表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惟言於天子然後爲世子



## 冬紀侯來朝

胡氏

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成敗見矣魯桓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而王之以來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傳

非吾子之疑此委巷之談也然適家始生即書于策出姜之子赤亦適家也不書何歟胡氏曰案左氏載子同生待以大子之禮載于史策名分一定文公不知此義故子赤見殺而出姜歸仲尼削之著君父之貴也見通百陳氏以爲莊公制於其母三十六年而後娶故其年不可不志此亦一說○案士冠禮記文曰公侯之有冠禮及之未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其皆於天子猶士冠禮記文曰公侯之有冠禮及之未

##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胡氏

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子釣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傳

咸丘魯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而公穀以爲邾邑故有火攻之說恐非

##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胡氏

名賤之也

注

不總稱朝者各自行禮也辟陋小

傳

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饑盡勸故書

胡氏

易稱王用三驅

#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二年、莒

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 公羊 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 注 下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貶 穀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貶名或書人以深絶其黨擾亂之法罪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幾希

附錄 去秋冬說 胡 穀鄧書名公穀皆以為失地之君此亦一說杜氏以為禮不足則不當書朝趙氏以為用夷禮亦又無據故胡氏不取去二時之說何氏得之於四年而七年火攻之論迂矣故胡氏用其前說昭十八年不書冬定十四年不書冬闕文也

四年七年 穀 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王者繼天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王者繼天為之子則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案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弒隱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家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絶矣故四年宰咺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由常弒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弒隱而立難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脩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

#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四

盧陵進士李廉輯

## 桓公

### 八年春正月己丑烝

公羊 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

穀梁 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

左氏 烝合在夏之十月

案周官大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而魯曾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春秋非必於孟月取其見新物薦尚稻鴈烝衆也閉蟄而烝為是與周制異矣

### 天王使家父來聘

杜氏穀梁皆曰家氏父字

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夏五月丁丑烝 傳

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一句而包數義者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

案 周禮紀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烝嘗此取協韻耳非有異也王制曰春礿而秋嘗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與王制同吳氏草廬曰王制篇內礿皆當讀爲祠禘皆當讀爲礿此說是也趙氏曰禘非時祭之名也禮記諸篇皆漢儒約春秋爲之具春秋有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見春秋惟兩書禘一閔二年五月一僖八年七月一春一夏遂有春禘夏禘之說又見春秋止有烝嘗禘三祭遂爲諸侯缺一祭之說皆不可信也而鄭玄汪烝統及王制以爲夏殷禮誤矣○

又案 春秋止書烝嘗而不及祠礿者四時祭常事不書此年以讥祀兩書烝桓十四年以不敬書嘗祠礿二祭無他故則不書也○

又案 趙子曰四時之祭皆夏時蓋用孟月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即夏之孟月也若有故及日不吉則用仲月桓八年正月烝是也若又有故及日不吉則用季月昭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宮即夏之季月也經文並無譏然吉事先近日苟有故而用季月涉於怠矣當用仲月爲嘉也此說是○

又案 趙子曰凡祭而非者稱祭謂祭而失禮爲下事張本者則止書有事然則昭十五年二月有事即烝也而不書烝祭也宣八年六月有事即礿祭也而不書礿祭名非祭之失也此說是

附錄 天子三公大夫士稱例

采稱二十字此家采地父字也下大夫係官氏名且字宰渠伯糾是也上士名氏通石尚是也次士以官錄宰咺是也下士略稱人會王人于洮是也其劉子單子之屬不稱字而稱子者謂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故設文非王臣之常稱周公加宰者天子爲政者也

穀梁 烝冬事也春夏興之

胡氏 春秋之文有一

秋伐邾 傳

微者也

冬十月雨雪 傳

記異也

注 今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郎師龍門之戰流血尤深

今曰孟冬行秋
令則霜雪不時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傳

侯爲天子三公者

注 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爲之王祭公來受命於曾故曰禮祭公諸

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大事即謀於我故帶與使也遂繼事之詞也其曰遂何也大事即謀於我故帶與使也遂繼事之詞也其曰遂何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命魯以昏姻之事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穀梁 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

胡氏 劉敞曰祭公之三公也昏爲

而王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罪矣此說是也爲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公命魯王昏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爲使卿逆公監之禮也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復命於王然後遣於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爲媒而用是往逆輕褻王配何以示正始之道故書若祭公之私行而以逆后爲遂事以深譏之也

**案** 逆后例二此年及襄十五年劉夏也王者之尊海內莫敵天子無自逆之禮趙子說是然孔子對哀公曷免而親迎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又似天子之禮曰魯有郊天祀地之禮故云爾非必謂天子也○

**又案** 逐例十九穀梁皆曰繼事之詞僖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中間有疏曰此旨定例之首故發繼事之詞僖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恐被釋而遂與常例事恐不相繼故發傳以明之曹伯襄遂會圍許恐被釋而遂與常例異者重發之僖四年遂伐楚恐平夷異故重發以同之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恐尊卑異故亦發之宣十八年歸父遂奔齊嫌出奔不得同於繼事故發之襄十二年季孫宿遂入鄆嫌不受命與常例不同故發之餘不發者並可知故省文也○

**案** 胡氏遂例見僖四年及三年

##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案** 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望** 其辭戎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詞言之爲之中者歸之也

**汪** 中謂關與婚事

**冀** 王后自逆者言則當尊崇其匹故從天王所命而稱逮下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所謹也不盡書者惟過我與求告則書也

**案** 逆后例三傳皆同獨陳氏曰后歸不書此何以書詳紀事也后妃母儀天下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俄而宗國已焉是不可不詳也諸侯逆稱女至稱夫人尊夫人也天子逆稱后歸稱季姜尊王也此亦有見故嘗疑六年冬紀侯方托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而公告不能令祭公逆之所以托紀也而紀卒不免春秋詳紀事紀亦可哀矣

## 夏四月

無事書夏四月十一自此年始○

## 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袁** 樂棄而歎施父曰曹大子來朝宜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

**汪** 齊世子光也

**繫** 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冀** 案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

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
子攝己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聞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
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
貳也君疾而儲副出路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諭月而終生卒其
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
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爲孝又焉得爲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也朝桓之罪當與滕穀同貶張氏說是○公羊使朝二此年及季姬
使鄫子是也
穀皆曰非正

十年春王正月㊢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
一周人事十年則一變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
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正蓋以正之而此年曹伯適薨而附益之以
公羊穀梁二年書王正蓋天子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而此年曹伯適薨而附益之以
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而此年曹伯適薨而附益之以
爲正終生之卒誤矣果然則陳侯鮑卒在
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之乎胡氏得之

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
于桃丘弗遇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民注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



注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
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而不相遇言弗遇
者起公要之也弗者不之深起公見拒深㊥至桃丘而
其實魯公弗被遇而托言衛侯不
遇若衛侯不蒙魯公之接殺恥也㊢內詞也
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
曹俱奪其費用桃丘之弗遇蓋惡衛侯之失信矣
㊥經書弗例四此年弗遇罪衛也文十六年齊侯弗及盟罪季孫也
然皆爲內諱恥也追齊至鄴弗及有畏也胡氏皆以爲遷詞晉人納
捷菑弗克納則
亦遷善之義矣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民我有
詞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
後鄭鄭怨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助之故不稱侯伐先書齊衛王爵也注善
魯之用周班亞三國之討有詞㊢惡乎近近乎圍也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
戰言戰乃敗矣注偏戰者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也㊥來戰者前定之戰也不言其人以
已結期戰春秋不以外敵內書戰則敗也㊢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
侵伐而以來戰爲文何也兵以器戰危事聖人之

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己苟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曾桓弒立天下大惡人人所得討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義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人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爲知類也哉此春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故以三國爲主而書

來戰于郎鄭人王兵而先宋

案內兵書戰六此年戰郎十二年戰宋十七年戰奚者諱魯也莊九年特書敗績者惡魯也桓十三年成二年書戰書敗績者此會外兵例非魯事也○案穀梁傳例曰不日疑戰也則書日者結日刻陳也此說是○又案穀梁以來盟爲前定之盟故以來戰爲前定之戰恐非又公羊疏曰凡言來者鄰內之辭楚屈完來盟于師據師道重輕其罪魯而書公及諸侯戰者多矣今三國以爭忿小故無詞而伐有詞則罪在三國特書其來戰以示外有罪則爲王之例此說是而趙子以爲春秋紀兵無曲直之異恐非也○案劉氏曰來戰者外爲志乎此戰地

##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盟于惡曹注微宋不書經闕

案者注微者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臣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爲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爲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久之略之也

陳氏

此郎之諸侯也曷爲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久之略之也猶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莫適爲王則人自爲盟而已矣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而衛亦抗予實以自立無王甚矣自有爻盟其罪於惡曹故略之也

案外盟書人例四惡曹鹿上清丘陳氏皆曰人自爲盟也齊人狄人盟于邢則進狄之詞不入此例

##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祭仲立昭公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昭公奔衛厲公立

注昭公鄭

公之

##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其曰人何賤之也注惡其執人權臣廢嫡立庶

案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子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爲諸侯相而執其政柄專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保其君今乃

至於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詞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已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足親筆非國史能與也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寫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陳氏 爲從祭仲何以不名命大夫也祭仲以大夫專廢置君曷爲從其恒稱而不名春秋之褒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於辭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其爲詞也詳矣則從其恒稱不名可也 張氏 死難臣道也祭仲足而以仲爲名穀梁同之胡氏陳氏以爲命大夫則仲爲字矣二說既不合而公羊則曰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說曰其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途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出忽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三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注者又以爲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於是漢儒反經合道之失出此矣故范氏以爲害義傷教不可從要之胡氏說是蓋經書命大夫有三魯有單伯鄭有祭仲陳有女叔皆無所書而不尊之貴王命也其是非則見乎事矣故陸氏例曰諸國大夫王賜之錢內臣爲號令歸國者皆書族書字同於王大夫敬之也得之矣○ 吳氏 經書他國執他國大夫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三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注者又以爲祭仲知國重君輕君

## 突歸于鄭 春秋

 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胡氏 突不稱公子入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何以不曰鄭突乎以突係鄭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一順詞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李氏 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 注 欲明祭仲從宋人命提挈而納之故上係於祭仲 公羊 納故曰歸 穀梁 爲宋所

附錄例　歸入

左氏　成十八年傳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入曰復入注此四條所以明內外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

公羊　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穀梁　例曰歸為善自某歸次之又曰歸易辭也則歸有二義善者謂之歸也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

案　經以篡而書歸者二此年宋莊二十四年宋執而歸者二僖三十年衛侯鄭成十六年曹伯也大國得封而書歸者二昭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也書歸為順祭仲之詞不可取祭仲知權之說故以書歸

## 鄭忽出奔衛　書奔之始

左氏　無所貶注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爵三等合伯子男為一若忽稱子則同於成君故名也

公羊　忽何以名賤之以名赴

穀梁　其名失國也疏此年書名表其失國

胡氏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於詩有女同車子明其反正

胡氏　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譏守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後重日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不昏於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爵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伯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卻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答楚之強卒



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為善也

陳氏　鄭忽何不能為子立自權臣不可以言子矣

案　經書君奔而名者三鄭忽曹羈莒展輿也趙子曰忽羈不書爵言不能嗣先君也展輿雖踰年猶不書爵其罪大也○又案春秋初年數天下之彝倫者自鄭莊始殺弟誓母脅王師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貴突之際其禍惜矣亂之初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莊公之事可為永鑑矣突篡位四年而出奔昭公以桓十五年入國其秋突因檉人殺檀伯而入檉據強都以窺鄭諸侯會于袲又會于曹以納之而弗克然突固分國以居矣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突自櫟侵鄭傅瑕殺子儀又其二子而納焉於是鄭國之禍稍息而楚兵迭至矣鄭莊之事多不見經故具于此

##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陸氏例以祭叔為蔡侯弟

## 鍾夫鍾郝地　公會宋公于闕　闕魯地

叔蔡大夫叔名也

公羊　柔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　柔會大夫之未命者故不氏

左氏　注柔魯大夫未賜族者蔡名未命故不氏

胡氏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

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弗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爲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 陳氏 夫會諸侯盟於是始故貶之至公子結不貶矣

穀梁 陸氏倒魯卿雖未命者書其名詳內事也無侯鞏柔溺是也汪以爲多是隱公時隱公謙居攝故不曉命大夫蓋用穀梁說也然穀梁於無侯鞏溺皆爲未命公羊又止以無侯鞏爲貶而侯柔溺皆爲未命杜氏又止以鞏溺爲貶而無侯侯柔爲未賜族是皆不可知胡氏於未命杜氏又止曰無侯侯而不及於柔故疑柔不書氏或如陳氏之說○ 公羊 陸氏倒諸侯兄弟以國連字者有蔡叔許叔蔡季紀季皆國而字之言與君一體也是以蔡叔爲蔡侯之弟矣而穀梁杜氏皆以爲蔡侯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浮於陳佗故貶之謬甚以爲蔡侯之弟恐陸氏是○ 公羊 經書內大夫明罪外諸侯九始於此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皆作紀○曲池公羊作殿蛇魯地 左 平杞莒也 注 隱四年莒伐杞自是遂不平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穀丘宋地燕人南燕大夫○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屬公也○壬辰七月二十三日○公會宋公于虛 虛宋地公羊作郯地○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龜宋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武父鄭地 穀梁 再稱日決日義也 公羊 系氏曰再言丙戌美文

附錄 陳氏日例 左 丙戌再書日日衛晉之卒也于以見春秋之有日例也春秋之日例甚矣謹於崩卒以往日赴則書往日以來日赴則書來日再赴則亦再日之會卒而稱日皆大事也是故非內盟焉則日盟有滅焉則日侵伐不日入之則日入潰之則日潰圍不日滅之則日滅宜日而不日者不得日也凡日必甚之也是故公即位不日日定公夫人至不日日哀姜詣侯舍不日日衛侯衎入不日亦日衛侯衎歸于衛陳許皆甚之也非甚之也者而稱日則天變也郊廟之事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

句賣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公羊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乃敗矣 穀梁 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 注 非責也 胡 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信者宋也三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罪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責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此公及鄭伯也曷為前稱師略之 張 與人交之道忠信之用衆焉稱師 陳氏 成憝本乎中則有也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用衆焉稱師略之不期合而合者非有見心則其相與也不過以利合而一旦爭小利則相視忽如仇敵鄭突藉宋之力以篡國宋人貪賂則背之而結魯魯比突而欲平宋宋辭平則據反之而連鄭春秋詳書之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篡而立紛紛離合惟利是視煩盟瀆信祇以長亂王法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離吁嚴矣哉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 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地也 注 公後此期而及其戰故不書所戰後為日也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為從外也內不言戰此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 注 據鞏戰先書日此時外者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能結戰日以勝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後日以明之據戰于宋不從外言敗績此從外者明當歸功於紀鄭故從紀鄭言戰也據郎亦近郎雖近尚可言其與廋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亦之燕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言及者明見伐為主故得汲汲敗勝之文 疏 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 穀梁 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 公羊 以為宋與魯戰叡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獨取叡梁說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耀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修怨乎齊為無道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道恃強陵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義辭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故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

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雖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已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爲之援者弒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爲主省德相時自治之義也

案 此戰惟穀梁得之左氏責賂之說本上文戰宋事誤移在此公羊龍門戰事本出緯文不足信而范氏注穀梁乃妄引此說以駁穀梁且又從鄭君言而以紀爲己是可怪也○又案 經書內外之戰二十三書敗績十五書戰例左氏曰皆陳曰戰胡氏曰兩兵相接曰戰書及例胡氏曰戰而言及王爭是戰者也趙子曰戰而書及以王及客也以華及夷也戰不言及交爲主也書敗績例左氏曰大崩曰敗績何氏曰績功也諸說皆通

附錄 胡氏及戰例見文二年 甥 凡戰皆以王人及客者處己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氏 葬自內錄既與衛人戰曷爲葬宣公怨不忘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爲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爲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

案 諸侯在喪稱子例僖九年宋子二年八年陳子之類是也貶惠公三傳同說

夏大水 公羊 為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民悲哀所致

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公羊 鄭人來請脩好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脩武父之好 穀梁 厲公比年與公連兵戰伐脩怨故來求好 胡氏 案劇秦美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公不明去就政治舒緩之所致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常燠納于凌陰四之日其發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賞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無冰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 冰無冰溫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 胡氏 周正月夏十一月法當堅冰皆燠也 張 厲公比年與公連兵戰伐脩怨故來求好 公不明去就 周正月夏十一月法當堅冰皆燠也 王 皆燠也 案 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賞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公羊 曷爲不言月闕文 穀梁 五字或誤文十五年華孫來盟書月者不與信詞也 胡氏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胡氏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
公益見聖人之慎也

##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左氏 鄭子人來盟 公羊 注 來盟者聘而
且脩曹之會 盟也不言聘者
舉重也內不言主名
若主國也 穀梁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
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
之盟不日 注 言信 胡氏 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
在前非結於今 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特未定也諸侯兄弟例
以字通而書名若罪其有
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張氏 來盟例五鄭語衛良夫稱使者前定之盟也謂已有約言未足
信而釋疑復遣使固結之也楚屈完齊高子不稱使者權在二子
謂齊楚二君遣使之時來常有命令盟也宋華孫不稱使者華孫
權臣專行不受君命也屈完非來魯非書來者內桓師也 又案 穀梁曰前定之盟不日此以荀庚良夫卻鞏孫林父向戌等因聘而
盟之例推之也彼皆書日則後定可知矣 又案 語後為子人氏鄭
昭公之禍以君弟之多寵也今厲公奪嫡又復私愛子人使交政中
華何不鑑覆轍乎觀寧毋之役鄭子華言於齊桓曰洩氏孔氏子
人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則子人氏之專權於鄭可知矣

##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左氏 注 御廩公所親耕以奉
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 公羊 何以
書記災也 注 火自出燒之曰災 胡氏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之新必矣何以不書
常事 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不書
也

穀梁 經書內災八御廩西宮新宮雉門兩觀桓僖宮電社也外災
六齊成周宋二陳四國也 公羊 月令季秋藏帝藉之收於神倉即此
乙亥嘗 左氏 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先其時亦過也 公羊
常事不書何以書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注 當廢
一時祭以自責以奉天災也周八月非孟秋本不時不以不時書者本不當
嘗 穀梁 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
也 穀梁 敬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
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向之 注 甸師內粟夫人親
餘而嘗也 注 甸師內粟夫人親 胡氏 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公不敬也春秋紀事
少而功多明 胡氏 用周月而以
未及易也 胡氏 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
亥是不改卜而供米易災之餘則不敬也禮以時為
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穀梁 三傳惟穀梁得之而夫人兼向之說亦非公羊以為不如勿嘗亦非
奉宗廟之義而注者又以為宜廢祭自責則大謬矣左注尤失實
苟不害何必書乎故胡氏
不時不改卜之說主趙子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傳例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筆 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四國乃伐鄭四國皆與宋同罪非爲四國見輕重 纂 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此也 注 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 胡 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己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己故以吳子伐楚楚蔡弱於吳魯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 陳 伐未以者則其言以何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也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也非一國之志則會者序爵而已矣如隱四年伐鄭桓十五年伐鄭皆先宋之類雖主兵也而小國序大國之上亦非一國之志也如隱五年邾鄭伐宋莊五年齊宋伐衛之類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此伯之所由興也伯者之令行於天下自是無書以者矣書以者必中國用夷狄者也

秦 兵事書以例三穀梁於此年及公以楚師下皆曰以者不以者也而注者又引雍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安有驅民死地以共假借之役乎此說是矣獨於蔡侯之以吳子則曰以蔡侯之以舉其貴者則又變不以之例蓋其所以以者雖同而事則異觀此伐鄭皆書人取穀特書至則貶之無疑而蔡侯以吳特進而書爵則無譏矣此春秋所以不可一槩論也趙氏以爲宋但用齊蔡等兵而不自交鋒歷引左氏柏舉之戰吳楚自戰而蔡不交鋒以證之亦有理陳氏之說於世變亦有情數之諸傳說皆通可參用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公 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 筆 王者無求求私求財 筆 車非禮也求金 穀 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甚矣 穀 譏使需索之謂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皆財已爲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大夫士庶人皆將有求以利其國家皇皇唯恐不足未至於奪攘不厭食也古之君人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民志旣定之後皆安其分兵刑寢矣及後心一動莫爲防制必至於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已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張 禮諸侯九貢無有者周室固取輕於諸侯而家父大夫無所正救奉使侯國自取辱命之罪亦見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也隱四年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壯王立 ○夏四月己巳葬齊

## 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注據衛侯出

纂　突何以名奪正也

注禮諸侯

纂　不生名今名突以譏之

此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何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見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爲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襄　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論伯夷柳下惠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聖賢貴於得位以其足以恢弘斯道潤澤斯民也苟能制節謹度用賢治民自足以守其社稷何至位南面之尊秉一國之權而爲臣民所逐哉故凡失位出奔者春秋皆以自出書之所以罪其道之自失邦之自喪非臣民所得而逐之也其書爵而不名者罪輕惡減雖曰失道而尚可待其改過自新則位爲未絕若突以庶奪正固不可以有國又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與親戚謀而欲殺之爲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蓋王法之所當誅故特書其名以罪之

纂　諸侯被逐出奔書名者七鄭突衛朔衛衎燕款蔡朱莒庚連邾益倒同惟鄭成公赫伯不名

##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纂　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爲文也稱世子者忽嘗爲大子

注忽實

有母氏之寵鄭曼宗卿之援祭仲有功於諸侯此大子之盛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立之之強不從祭仲之言修小善絜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爲謀言不能謀國也父卒不能自居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以大子之禮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亂鄭國實忽之由也

纂　其稱世子何復正也

注稱世子明復正以放祭仲之權

纂　反正也

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已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或曰復猶詞也

纂　不稱鄭伯以其爲終失國也春秋無二尊苟失國雖見殺不書故鄭無昭公晉無懷公

鄭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立至九月奔衛五年于外乃得復歸不從衛侯朝衍之例稱爵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得歸以其嘗爲世子也所以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程子曰忽本當立故稱世子不能保其位故不爵劉氏曰書復歸諸侯之正也此說皆得之○

纂　忽自此年歸至十七年見弒並無書鄭伯者此忽終不能君之驗也○

纂　諸侯失國復歸者四鄭忽衛侯鄭黔牟衛侯衍也大夫失位稱復歸者衛元咺也

##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

艾穀作葛

公作鄧

纂　謀定許也

注許叔

許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叔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注許國之責莫過許叔

叔之宜立又無與貳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

纂　書者也莫

許大岳之爵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冀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入云者難詞也

字則疑於齊小白陽生昔去疾

【案】許之失國本鄭莊以壤地相接之故欲滅而并之故糾合齊會以爲入許之役然又以三國共利難於獨專滅國之罪齊曾既遂而不受則鄭不得不假許叔奉祀以倡存許之說其實許地已入於鄭矣今許叔乘鄭亂以入而齊會會又以定之蓋鄭莊方強則二國挾鄭以爲利鄭莊既卒則二國定許以爲名會父之謀豈非自解其入許之非已意乎然春秋於入許書及則已推見至隱雖今日之得不足掩其前之失矣○【案】諸侯入國例七許叔宜復國而不得其道故書字書公子而書入齊小白陽生昔去疾可以有無君父之命故雖以國氏不書公子而書入獨衛獻入夷儀春秋俟其改過也故書曰書入許叔小白去疾皆曰難詞則陽生衛獻亦可入此例前失爵在字例公羊注以爲許叔本小國春秋例入者出入皆惡明當詳是蓋不知入許之本末而憂爲此說也左氏歸入例亦多不合此條穀梁得之張氏曰諸侯遷以正乃可以正邦國因亂竊入已之不正無以正乎人故書入以見義有所不受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案】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古葛伯國【注】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公羊】何以皆稱人夷狄之也【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穀梁】其狄之何天王出朋不奔喪而相率朝弒君之賊也【陳氏】朝未有書人者旅見非邦交之舊自參以上甚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縣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也又左氏昭公十二年傳曰楚申無宇對禁子口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公羊】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注】祭仲亡則鄭國之【穀梁】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蠆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號君京城之【注】突不正書入明不當受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爲天下與來世之鑑也爲國者可

不謹於禮哉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張氏　春秋止書突入櫟而不書其入鄭書晉減下陽而不書不書者所以見大都擴國既入于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入其國都蓋無以異特書入櫟而略其入國亦所以謹亂之所由生也又以見忽儀禮突之爲君者未矣而不足紀此春秋所以爲簡嚴之書也

案　春秋謹強都之害書突入櫟而不書其滅虢責鄭之失虎牢之會也隨費邱皆此意也諸傳得之只公羊拘於祭仲知權之說故於突之出入比日不合何氏曰入邑則忽危不須言入國此說雖近之而大意非矣公羊下文又以爲忽以此年出奔亦無據○又案陳氏曰鄭突入櫟與衛侯入夷儀同皆未得國之詞也然突書名則又異矣

##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袁伐鄭

袁宋地公羊作後

張氏　會于袁謀伐鄭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汪氏　先行會禮而後伐也

汪氏　鄭突欲篡國伐而征之義也不應疑故責之

胡氏　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知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爲義而果於爲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李氏　會于袁謀納厲公也弗克而還會宋莊衛朝皆以不正得國其爲突謀乃卜流濕火就燥之意獨陳侯疑之耳然寡不勝衆所以疑而不逐合也

案　穀梁此而後侵伐例三此年于袁伐鄭及宣元年棐林伐鄭定四年召陵侵楚是也棐林傳曰此而後伐鄭疑詞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蓋以爲欲美胡盾之功故詳錄其會地召陵傳曰志疑也疏曰一會之中十九國衆力之強足以服楚不敢深入淺侵郊竟則言諸侯之疑居然可曉觀此說則是三役者其疑同而得失異矣陳氏張氏亦善發明穀梁者獨公羊以爲善錄義兵觀下文書至以貶公則恐不如左氏之得事情也

納厲公也會伐會盟會救皆前定之詞也未前定則書會于某而後伐棐林召陵之類是也會于某而後盟重丘是也前定同欲也未定繼事也

張氏　案魯桓宋莊衛朝皆以不正得國其爲突謀乃卜流濕火就燥之意獨陳侯疑之耳然寡不勝衆所以疑而不逐合也

案　穀梁此而後侵伐例三此年于袁伐鄭及宣元年棐林伐鄭定四年召陵侵楚是也棐林傳曰此而後伐鄭疑詞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蓋以爲欲美胡盾之功故詳錄其會地召陵傳曰志疑也疏曰一會之中十九國衆力之強足以服楚不敢深入淺侵郊竟則言諸侯之疑居然可曉觀此說則是三役者其疑同而得失異矣陳氏張氏亦善發明穀梁者獨公羊以爲善錄義兵觀下文書至以貶公則恐不如左氏之得事情也

##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會于曹謀伐鄭納厲公也夏伐鄭

今書會者魯諱議納不止蔡侯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爲升降諸國之勢之強弱相上下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見以利率人而不憂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濃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春秋防微杜漸尤謹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案春秋以先至而進其位如陳公
於齊世子光之類其多皆同此例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矣

之甚喜得全歸故致之

民 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為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禮也 穀 注 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桓公再助篡伐正危殆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

案張氏曰鄭突本因宋以入國而入國之後即比魯而仇宋十二年之戰十四年之伐其怨深矣而出奔又能使僖宋自冬及夏悉力納之此程子所謂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者也衛朔與母構兄亦姦惡之雄今復國同惡相濟不行伯者未作強暴之禍可畏如此及桓之興而後少抑焉春秋欲不與齊晉可得乎此亦善論○案經書公至自伐十二而至自伐鄭者五除此役外餘皆伯事也

伐齊三伐衛伐戎伐萊伐秦各一

冬城向 矣

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卻而節前冰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

注 傳曰書時也 褒 下有十一月即夏正九月不時也

案啖子曰下有十一月縱是同月亦今之九月農工未畢不可興役則張氏說是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矣

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於齊而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先往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注 朔惠公也 全 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譏構取國不書二公子逐罪之也 穀 朔之名惡也天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

案朔得罪天子之說公穀皆以為天子召而不往詳公羊之意謂使守衛國之臣潮告朔而天子召之發小眾不能使行朔走在岱陰齊此託疾而止不就罪也漢禮諸侯有疾自稱負茲舍止也張氏發明之曰朔已立五年二公子不能獨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二子得以行其志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氏之說必有所傳矣但公羊文意迂晦不明有類傳聞之詞未審然否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齊地

民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注 齊欲滅紀衛逐其君于天子而欲納之一動而二失也

案公十三年會紀侯敗齊師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又朔得罪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趡魯地○丙午三月四日也會公穀作及高郵孫氏從之 公元

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公羊無夏字○奚魯地穀梁作郎 春 疆事也於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注齊背盟而來公以信待故不書侵伐皆陳曰戰 穀梁 內諱敗舉其可諱者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 案公羊無夏字注者曰夏陽也月陰也此戰蓋由桓公有同非吾子之說故云夏以明夫人不繫於公謬妄不取○穀梁及戰例三此年癸莊九年乾時僖二十三年升陘也乾時升陘皆詳公此戰穀梁亦以為諱公左氏以為公不親臨胡氏無傳未知孰是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 注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無怨心故賢而字之 公羊 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卒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辭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四年葬桓二年卒 穀梁 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 契 季字也歸順詞也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鄭 鄭突 曹 示

案 蔡季左氏以為季即獻舞非也故諸傳多從公羊然則復國於危疑之際考之書法惟蔡季為善以其潔身而去一無爭心念念宗國閒召即歸能遠禍於未然不憚降以為高其去就合宜故春秋貴之而得兄弟書字之例○案 春秋兄弟之歸者惟蔡季與季子或稱字或稱子美之也非若陳黃棼比之書名者比矣書大夫之自某而歸者蔡季之自陳非若元咺孫林父公孟彄之假力於晉齊者比矣○案 兄弟之取貴於春秋者惟許叔之復蔡季之歸紀季之去叔肸之不仕與夫季子之來秋而不得同於書字之例若書弟以罪衛侯而鱄亦無可美者王於

癸巳葬蔡桓侯 契 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且是為忠春秋諸侯雖伯子男之葬皆從其私謚而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為後世戒 穀梁 談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公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春秋諸侯雖伯子男之葬皆從其私謚而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為後世戒

及宋人衛人伐邾 公 宋上忘也 注 邾宋爭疆 胥 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背之戰奚伐邾並見於一年之間蓋其不踰年見殺於齊也 胥 此年伐邾左氏以為宋忠正與隱七年傳同而此年不見事實諸傳又無杜氏蓋臆說耳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公 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公 著桓行惡故深為內諱其將見殺無日 穀 言朔食既朔也 胥 日合民例已見隱三年何氏因公羊傳獨無言朔不書日例故為立說如此非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穀 法終沿桓之事 胥 是年桓公已終之時諸侯放恣弒君篡國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曾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曾干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弒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位三年之喪畢矣明弒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簒弒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羊無與字 胥 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公羊 何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 穀梁 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 胥 與者許可之辭曰與者罪在公也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使至淫亂為二國患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穀 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胥 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 賤未討則何以書葬雖在外也雖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穀梁 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 胥 九月乃葬緩慢也

十字二

夫桓公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案桓公在位十有八年首亂兄弟之倫而天理隳終瀆夫婦之倫而人理喪魯國亂臣賊子之禍接迹於史冊實始於此故春秋一書再書又屢書以貶之不書王者十四年去秋冬者二年聚宰糾之聘誅滕子穀鄧邾牟葛之朝紀大水雨雪無冰日食之災志有年之異其意亦備矣其戹屢亦深矣然其爲人往往亦不義而得眾故即位之一年棄許田以結鄭而有垂歸之會薛之會弟年之來矣及其得志會三年假姻好以協齊而有嬴之會薛之會弟年之來矣及其得志天王屢聘遠國屢朝於是宋之戰紀之戰伐邾納突無所不至自以爲莫己害矣孰知禍起於帷薄哉此蓋天理之應也胡氏曰隱公之讎在內者討于是春秋於桓公書葬其亦隱然以爲足以快魯國臣子之心哉彼三傳之說亦何足以知之

#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